

宋學士文集

五

宋學士文集

PDG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六

鑿坡集卷第六

祿命辨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黃帝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探五行之精占斗剛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觀命錄而知骨體皆是物也况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已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呂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公及後世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唯徐子平尤造其間與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金木土也

而無紫氣星孛羅睺計都也星孛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睺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鮑該曹士為皆業之士為又作羅計二隱曜立成曆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蝕神首尾頗行之民間小曆而已若吳伯善若甄鸞若劉孝孫若張胃玄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冷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柰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思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為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

尤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奇中乎
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
月展轉相配其數極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
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以天下
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
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
不相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
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說予不能以盡信
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爲體體則爲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
五星爲用用則爲緯恒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
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躔某宿則吉歷某宮則凶猶或可
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
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
與凶又何懸絕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

四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爲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氣爲木之
餘計爲土之餘猶或可言也水之餘則李火之餘則羅果何
所取義哉水火土木然矣柰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
有而相剋故無亦非通論也况李乃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
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疆度之詳哉十一曜之說予
不能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
度數及所入州郡疆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
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
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况占命乎曰五星之
精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名雖殊而理則同
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
之民黑而津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
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哲而瘠也至於豐肉而
庫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

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薄厚長短而貴
富賤貧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
蹈道而循德服仁而博義此吾之所當爲也不待占者之言
而後知之也予身脩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
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
則責成於已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白
晝攫人之金而陷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怠窳偷生而
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操刃
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繯而絕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
手執其可乎執所以先王之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
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於是脩其教不易
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
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瓘拳玉瓚榘之子產不之與已而果
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

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嗜談而樂道之者而子一切屏絕之其亦有所本乎曰有子罕言命

題織圖卷後

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勸農之詔郡國翕然思有以靈承上意四明樓璿字壽玉時爲杭之於潛令乃繪作畊織圖農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又一蚕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且各繫五言八句詩于左未幾璿召見遂以圖上進云今觀此卷蓋所謂織圖也逐段之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吳配高宗其書絕相類豈璿進圖之後或命翰林待詔重摹而后遂題之耶卷嘗藏小谷余先生家其後有雙岩鄭子有困學鮮于伯幾所跋二公當時名流翰墨皆可寶玩雙岩謂題字爲顯仁帝后所書則恐未然也嗚呼古昔盛王未嘗不以農事爲急豳風之圖不見久矣有若此卷者其

尚可獲之耶

碧落碑跋尾

絳州碧落碑唐高宗咸亨元年庚午歲韓王元嘉之子訓等
爲其妣房氏造碧落天尊像於龍興宮而刻其文於背故以
名碑然不知何人書據李旻之玉京宮記以爲陳惟正李漢
黃公記以爲李訓之弟讓殆莫能定而翠岩龔聖予則又以
爲宗室權豈或別有所考耶吳叡張天雨讀爲喧爲曜者
非當以釋文鄰字爲是俞希魯辨叨作叩亦大佳而釋文則
又訛矣蓋此碑雜出於鍾鼎篆籀諸文其亦屢屢乎難知哉
從水從人說文中音乃歷翻溺則音奴弔翻釋文今借休爲
弱亦恐非本字之義而其他可疑者甚衆考禮之冗未暇及
之姑識其後俟博雅君子正焉

智未真草千文跋尾

梁武帝欲學書命殷銑石於二王帖選取千文復召周興嗣

次韻一夕而成須髮爲白此事最無可疑王著於淳化中摹
勒諸帖上石見帖中所書海醜河淡等字人謂爲章草之宗
遂誤指爲漢章帝所作著固不足責後村劉克莊乃宏博之
士何爲承著之謬而謂千文實始於漢邪克莊姑置之歐陽
文忠公名世大儒其撰金石錄跋尾亦謂法帖有漢章帝所
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醜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
不獨始於羲之抑又何邪非米南宮黃長睿力詆之新學小
生未必不爲其所惑余久憤於中因題智永所書千文故特
表而出之智永名法極羲之七世孫字畫之佳則有不待贊
也

玉兔泉聯句引

洪武五年秋九月十又五日日入酉予與仲子璲過張錄事
孟兼於成均秉燭對坐孟兼方命侍史汲玉兔泉淪茗俄熊
參軍鼎劉職方崧周虞部子諒皆集相與談詩至愜心處輒

抵掌咲譚呂太常仲善聞之亦驩然來會既啜茗已孟兼出
新造玉兔泉銘諷之且曰今夕何夕勝友如雲不可無以爲
娛請舉泉聯詩何如衆皆曰然予年有一日之長俾題其首
句餘則以次而續闢險據勝闕闕弗能休至二鼓詩成各擁
衾就榻逮雞再號風雨淒迷載塗官事有程皆不告而散予
亦騎驢去朝 天矣明日孟兼持屬球作小楷繫詩於銘左
徵予爲之引於戲人事聚散如風中飛花其回旋飄泊曷嘗
有一定之跡今幸得與二三君子岸饋味詩艱然而一咲豈
非天哉然此七人之中楚產者太平獨予父子與孟兼居越
西相距僅半舍他時或後先枝簪而歸支九節筇訪孟兼白
石山房邀味諸賢立霄漢上欲一見不可得取此卷之閱恍
如聚首成均時寧不有慰於寂寥之鄉也邪孟兼子諒皆以
字名熊君字伯頴劉君字子高于則南宮散吏金華宋濂也
詩曰

成均地何靈聖澤資灌沃漁兔奔兆奇徵井滌發新斲鼎自
非三窟深孰湛一川綠孟蕪儲精本從金生色絕勝玉子諒
霜毛蘸寒飲雪毳翻夜浴崧釀冽補酒經沐丹驗仙籙仲善
杵春蟾宮棄珠噴鱣堂觸璣孕月生陰精觀天漏晴旭漁水
澄毛骨豎鑑澈須眉燭鼎鏡名徒自奇槍行穢難贖孟蕪雖
涇東郭狡難洗上蔡辱子諒引滿瓶未羸探幽縷頻續崧流
壘滲銀床出竇澣瓊粟仲善醉沃目暈花凍汲指連豚璣濡
毫乃自潤照影從人欲瀟光沉天上魄祥啓地中燭鼎槁辭
挹餘清盥薦侑嘉告子諒劊刺非二師池移豈身毒孟蕪燕
支愧瑤陳盥鹵鄙富蜀崧不動疑窪雪頻挫咲風燾仲善天
光一眼開雲影片鱗東璣劇噓覺廖瘵蹶足想彳亍瀟感涕
虎爪跑麩吸復臂曰鼎繫士濯冠纓渴卒卸刀韞子諒精當
印君降液或井宿督孟蕪誰知鍾宿分脉與伊洛屬崧錫名
爾固嘉戰句吾何局仲善聯將指鼎比疾勝擊鉢促璣驚風

落燈燼斜月墜檐曲靈源詎能窮短咏聊可錄濂

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有序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殷殷
摩夏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
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召門弟子曰知我文寂深者唯金華
宋景濂氏我即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
部主事張學暨朱希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爲位
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禎廡夫其字
也裔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爲四院第二院大師虞
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嵩五季時錢氏有國嵩仕至丞相
自譜爲浙院嵩之孫都兵馬使佯徙浙水東又分爲浙左院
佯之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後爲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
高祖文振曾祖文脩以善嗜義聞人呼爲楊佛子祖敬父宏
贈奉訓大夫知温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

李氏追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當縣君有姪夢
月中金錢墜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徵其
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刺幾踰百十家大夫
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爲授室俾游學南東粥廐馬以益養
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驩曰此顧
不多於良馬邪躬爲裝梳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
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事卽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
中短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扼吭使不得吐一語世號爲八
鵬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頰蚓結蛇蟠不可解君
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今時鹽賦病戾君爲食不
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
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十俄相繼丁外內艱結廬於
桐原墓族屬有酹墓者植竹筇於前筇發孽芽枝葉鬱如也
自是不調銓曹者十年會有詔脩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辯

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
將薦之又有沮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爲江南
劇曹素號難治君曰夜爬梳不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滿衣襟
間有識者多憐之而君自如也轉建德總管府推官陞承務
卽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造具備鈎摭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
何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
浪蹟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遺逸之士脩纂禮
樂書頒示郡國君被

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

還雲間九山行窩疾且革移柱頰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
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
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
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時

大明洪武庚

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書於郡守林君公
慶以封營爲屬林君欣然從之擇地華亭縣脩竹鄉干山之

原以六月癸亥舉樞藏馬君初聘錢氏忽遘惡疾錢父母請
罷昏君卒娶之疾尋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抗鄭出也孫
男一某女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鈐鍵春秋透
天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
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瓊臺洞庭雲間
祈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爲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
諸老生咸謂咄咄逼人暨出仕與時齟齬君遂大肆其力於
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久與俱化見諸論撰如觀商敦周
彝雲靈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盪
凌厲駸駸將逼盛唐驟閱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
文中之雄乎名執政與憲司紀者豔君之文無不投贊願交
而薦紳大夫與岩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以致崖竊
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夷冲無一物繫懷遇天爽氣清
時躡屐登名山肆情遐眺感古懷今直欲起豪傑與游而不

可得或戴華陽巾被羽衣泛畫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
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為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
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無賓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
侍兒出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踟躕起舞顧
眄生姿儼然有晉人高風或頗加誚讓丞罵曰昔張籍見韓
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為樂爾謂退之非端人耶蓋
君數竒諧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性疏豁
與人交無疑二賤而賢禮之如師傳貴而不肖雖王公亦蔑
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為
批點黏于屋壁指以歷示客充不錄人以小過黜奴負君金
度無以償逼君書收券君咲與之家藏古名畫為西隣所竊
其僮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偽為君文以冒
受金縉或疑以為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予所作也不論遠
近皆知君為寬厚長者云激者之論恒謂名者天所最忌矧

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文人多疇孤坎壈以終其
身視富與貴猶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
不越朝歌暮絃之樂爾顯融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爾未百
年間聲銷景沉不翅飛鳥遺音之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
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
精其嶷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慙流布百
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嗚呼
君真是已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勲績
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必磨礪之能精籍曰既精矣亦未
必歲積月累發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
右馮翼俾其迤綿而弗絕則其燾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侈也
邪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或者乃指此為
君病豈知天哉濂投分於君者頗久相與論文屢極玄奧聞
君之死反袂拭涕久之念君之不可再得不敢有孤所屬故

為具記其事而又為些辭一章以代勒銘庶幾招君歸來矣
乎其辭曰

魄淵流金降空青些結英揚靈漬于成些獨騎麒麟傷遺經
些來鉞是非嚴天刑些孰軋以推勢相傾些濬發厥辭益崇
欲些芳潤內洽光精外刑些離方遯圓班部自宰些流霆下
春百里震驚些鸞鵞鳥瀾天機呈些鐵甲瑠戈百萬宵征些
茗翹穎豎媚韶榮些籠絡萬象橐籥三靈些彈壓物怪晝夜
哀鳴些九華丈人召還紫清些白鹿夾轂五霞斬些迴風脩
脩雲繩繩些天人殊軌誰強攫些絳府雖樂毋淪洞冥些盍
乎歸來返故庭些

元故一鄉善士張府君墓版文

浦陽江之上有大姓曰張府君天錫字君與懿然篤厚人也
自成童時輒知孝敬日趨大父母父母側問衣燠寒而進退
之年既長益推錫類之仁九族有弗振者時邨其匱乏復懼

族遠情踈築堂南山麓爲序拜旒飲之所長幼之節粲然不
紊其於博愛廣順之道有所賴焉然不是以爲是寒食十月
朔汎掃先世諸塋必歷告嗣人曰此爲某府君其名行若何
支系若何本末如連珠已而泣曰吾髮種種矣苟不言爾等
當不知土中爲何人慎識之勿使牛羊踐履其上平居正襟
危坐終日不妄動即動足跡亦有恒度撫世酬物一以誠有
犯之者任其鞮鞢兩耳如無聞尤不喜以疾言厲色加人人
愈愛慕之雖僮媵亦從化俯首趨功驩欣如也及歿不問賢
不肖皆歎惋悼惜有至淚下者至今語及府君猶舉手加額
稱之曰長者長者云府君之裔初自清河遷已歷十有三世
曾大父維大父夢龍湖之儒學正父一寧妣方氏府君生於
某年月日歿於某年月日壽若干以某年月日塋于縣西通
化鄉施禮山原配室朱氏婦道克脩前卒竟合塋焉子三坦
泰祐女三石某朱某樓跣其婿也孫五珪福驥某某曾孫五

某某昔漢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
咸自以為不及若府君為人實有石氏之風柰何士習不古
文有餘而行不逮尚有愧於齊魯諸儒又何敢望君之藩垣
哉是可嘆已坦等遣從孫太常丞丁徵瀛勒銘墓門瀛聞至
正初宗藩賢王有奇府君才者辟為營田總管府治中府君
辭不赴今故不以為稱而題之曰一鄉善士張府君墓并感
其事而銘之銘曰

生之溫守之仁發之淳行之新以飭其身以仇其門以壽其
子孫

故秦和劉府君墳前石表辭

大江之西邑曰秦和世以藝文自著則歸之珠林劉氏劉氏
傳裔至名鏗字宗榮者實號快軒府君卒德砥行張甚及其
歿也其子崧既請李祁先生勒銘玄堂復慮遺善弗暴顯于
世徵瀛文表諸隧府君器局方凝幼與黃兒游泳挺挺如野

鶴在鷄群讓弗敢與齒長隸進士業一再不勝輒罷去攻六
藝學必欲驗諸躬行故自治益嚴獨居屋漏儼若上交神明
正襟危坐從明迄燠不少愆厥度撫世酬物幾若言不出吻
及見義事輒奮迅抃躍雖鼎鑊刀鋸在左右亦弗暇卹厥父
病痺五年晝夜不離床下調火煉良劑以進久不就衾枕至
蟻蝨在中禪間族屬瑩域為勢家所攘俗狃堪輿家書謂地
氣能賤貴人多發故塚以瘞新魄府君彈指曰歿者或有知
肯瞑目九泉下乎即鈎索訟復之歲甲午厲鬼為人病宗姓
有一門垂絕尚遺三孽孤家遂陵夷閭師利之輒誘以為奴
府君抱之長慟亟走白縣大夫曰鍰之族嘗列爵王朝矣今
嗣人多故無闔廬以蔽雨風無羞服以適口體棲棲焉違違
焉服為人奴鍰久病焉夫威以戢暴政以範俗惠以懷惇惟
我二三大夫是賴矧嘗聞之戢暴義也範俗禮也懷惇仁也
三者具舉為邦之道也為民上者其忍廢諸吾儕毗隸苟不

徵靈於二三大夫如無羽翮欲飛青冥無乃不可乎言畢涕
與淚俱縣大夫惻然動於中逮問師問狀勒歸府君府君食
飲之而爲結其昏姻宗譜將墜軼踈親無辨府君重輯之先
代誥命遺文之屬單牘片削皆騰附其中命之曰先德錄襲
藏不翅拱壁出入恒挾以自隨文獻粲然有可徵者府君客
授章貢鍾氏夜漏下二十刻鍾之廬舍災烈風驅火趨之若
驚蛇鍾猶弗之寤府君弗念私橐之焚擊門大呼而出之甫
出煙焰漲天鍾泣曰活我家百口者劉先生也府君馭家有
政內外肅若喪祭二者悉據禮經不用浮屠法人多化之一
且嬰疾人請斬牲以享鬼神府君咲曰吾幸無愧德鬼能加
害我乎力麾使去疾尋愈其爲人知本有識類如此狀所不
列者或可例知也然推府君世系本出自長沙遷金陵唐天
成間復徙廬陵之泰和以儒與仕籍者踰三十人曾祖震精
於詞賦宋季待補國子未及官而卒袒錮能繼待補君業較

藝州庠名占前列父文度在元初以文鳴受之元文敏公薦
爲興國縣學師江西提舉司爲給付身當時以爲異數母郭
氏府君娶蕭氏繼郭氏蕭生丈夫子三麓楚莖皆明一經楚
至正丙申鄉貢進士今改名崧仕爲職方卽中孫男四鼎解
舉平原鼎與解已卒女五某某其婿也餘在室府君得壽五
十八以至正壬辰閏三月十九日卒初權厝故盧園中次改
楓樹林次藏仙槎鄉姆坑之雙山介某年月日也所著書有
中鵠汲清二集合若干卷云瀟聞之先王盛世宗法建而本
支著氏族嚴而孝敬興大分宜昭上覆下承迨及後世人僞
沸騰而圖譖有局卽令史有職救弊微權猶於是乎可徵今
不復見之矣秦越肥瘠之歎徒有形君子之哀矜有美府君
行粹學精念一氣之攸分實同出於天經聖彊圉以歸墓兆
急赴愬以板孤悖凡家牒之蒐輯遺編之分纂奚翅實結縷
而愛青萍蓋文獻之宗簪紱相仍故濟德流祉不待教而遠

成是宜壤樹內列辭章外旌庶幾垂後賢之憲則昭千古之
休聲也哉

故將仕佐郎雜造局副使王仲和甫墓碣

余司業成均時王允中爲日新齋生執經侍左右允中神凝
而志恬頗使人愛之閱二年允中服厭冠躡屨手執太常
丞張君所爲狀泣拜于庭曰允中不天先子壽僅五十又七
以洪武三年六月三日卒于家卜以是年九月某日窆于江
寧縣鳳臺西鄉石子岡之原而懸棺之石猶未勒辭允中夙
夜祗愍若將殞于深淵竊見士大夫鄉公莫不得先生文以
爲榮今緣洒掃師門之故竊有所請倘蒙再矜之先子雖歿
猶不歿也予怜其志退而閱狀允中之父諱友直字仲和其
先嘗仕于宋南度初自開封徙溧水之崇賢鄉以貲雄于里
中自時厥後族屬日益衆殆且百家有諱某者復遷建康城
中仲和之父也仲和善治生不動聲色能使其家浸豐且莫

窺有爲之跡聞名薦紳至必具蓬豆菹醢長跪獻酒漿執禮
恭甚人疑之則曰養子弗訓是禽犢之也吾所以敬士者其
將使儼刑則傲之乎於是允中亦知父意鑽研經義唯恐流
於寐怠仲和且朝夕程督觀其業稍進則喜見面顏仲和善
煉汞爲朱太師李韓公聞之奏除雜造局副使階將仕佐卽
在官二載乃終嗟夫世之人曷嘗不念孫子執務廢舉以殖
貨利走權勢以媒祿秩徒以斲喪其醇熙顛隳乎險阻有至
於老死而無悔者仲和則使涵濡仁義爲善人君子之事苟
謂之賢乎非邪記有之遺子黃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仲和
蓋近之矣仲和娶邵氏生四子長執中次則允中次用中次
時中一女其婿曰某銘曰

人爲聲價俵我獨守其常人爲利穰穰我且嗇而勿傷有子
而良當教之義方佩申椒兮充囊集夫容兮爲裳彼崔者罔
松桂積蒼百世之下人知其爲仲和甫之藏

王君子與文集序

經曰有德者必有言此其故何哉蓋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譬若水懷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其理固應爾也不然則其本不立其本不立潢汗行潦朝滿而夕除風枝露蘂西折而東萎欲以示悠遠於人抑亦難哉瀛於西昌王君子與之文不能無所慨焉子與為人秉剛而守教葆醇而蹈道其律已也不以夷險而易其操其接物也不以貴賤而二其節一履乎塗轍之正不違乎繩尺之素馳融乎森森乎不可企已故其發之於文根柢於諸經涵濡乎百氏體製嚴而幅尺弘音節諧而理趣遠有益乎倫理之重不爽乎物則之訓世之論者咸謂類其爲人不亦信哉士之有志於文者夥矣抽青婉白組織文繡柔筋脆骨點綴形似徒夸豔乎凡目已違拂乎恒性所謂蠟其言施其貌者其視子與有德而有言殆猶魚目之於夜光嫫母之於西施也歟然而駑駘恨劣逸驥

難攀雖幸同於遺軌竟莫繼於後塵蓋山林之日長道德之
功深子與則有之矣鹵莽而畊滅裂而報若瀟之進寸退尺
者豈不爲甚媿者焉子與不我鄙夷俾序其首嗚呼三代無
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人也人盡能文非無法也何文非法
秦漢以來班馬之雄深韓柳之古健歐蘇之峻雅何莫不得
乎此也子與功深力久必抽其關鍵而入乎闢奧矣他日投
簪東還尚迂轅載酒後子與問之洪武六年春正月既望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序

故秦母夫人金氏墓志銘有序

監察御史秦君文綱再拜而請曰惟墓之有銘尚矣莫原其
所始所可見者殷比干之銅槃篆文漢光武時梓潼扈君之
墓輒大槩以久託體魄爲祝母夫人之歿于今三十又五年
矣玄室之刻既愆于前懸緯之碑幸具又不勒其淑範於後
揆諸古義有或爽焉輒自造群行一通件繫而鱗次之願吾

子爲之銘瀛不敢固辭謹按狀夫人姓金氏諱某字妙清蘇之嘉宓人父某妣某氏夫人幼而孤朝養莫盭時有不給即能惕厲安於紡績織紝之事雖寒之折膠暑之鑠金不敢自暇自逸日處閨內人未嘗識其面久之族姍媪御無不合辭稱其賢同里秦府君某游學燕都還擇配未就聞夫人之爲請具六禮焉府君遂贅女氏夫人主饋非精鑿弗御烝嘗賓燕悉中條序一言一行皆思麗于矩度無違越者生丈夫子四長即文綱次某某女子二適某某孫某女某合若干人重紀至元己卯四月庚戌以疾卒家壽年僅四十三夫人存時諸子絕幼唯文綱稍長力使從名薦紳游且曰是子也良吾將期其名遂而身立爾及文綱以文學奮揚于時致位清顯而夫人之墓木已拱矣嗚呼婦人之行不出閨門徃徃因其子賢而名彰聞有若夫人素行固嘉人何由知之今因文綱有立大夫士咸相謂曰是良御史者何人之子也其父母

之賢有以訓成之乎於是夫人之譽洋洋乎盈耳矣文綱以道事

君益竭其忠告之誠爵祿當益崇高他時鸞誥

載頒賁及泉壤夫人之名愈是以不朽矣夫人之墓在縣之

某鄉某山之原塋以某年月日蓋與府君同兆域云銘曰

承天矩兮循純熙和惠其衷兮有侶其儀積衍柔嘉兮女中

之師熊膽和丸兮勵其令兒豸冠朱衣兮符我素期宜福其

榮兮闔胡悴之墓木櫛森兮涼颼淒其名在弗磨兮墓門有

銅雀瓦研銘

臨汾徐昭家藏銅雀瓦研獲於彰河中相傳逾百齡兵部員

外郎許珪以使事過之遂購焉質貞而文黜蓋真物云太史

金華宋濂為造銘曰

埏埴成胎資氣毋炎火一爍貞且壽禁雨迴風著勳久何劫

舞榭塵爾蹂天假漳河條其醜出贊舡翰列左右虹光夜半

上衝斗龍圖龜文首交紐要使遺文傳弗朽

送張編脩赴南陽教授序

河南張生翀奉

旨自國史教授南陽行有日再拜請曰

翀也區區一布衣遭逢

有道之朝獲肄業

禁庭

鑿輿時幸而勅戒之恩榮所加喬嶽不足爲高瀛海不足爲深今者出典教一邦思所以弘敷

帝訓甚懼弗稱願聞

一言以自勗者予曰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授所謂教授者

非官名也以之名官自宋慶曆中始然有漕司所辟舉或以

兼官或以士人而猶未肄朝廷也其命於朝廷又自熙寧中

始夫教授之職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

正不如規者其責實至重也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予曰未

也治師雖知精鐵必加陶鎔而後成湛盧梓人雖知良才必

施斤鋸而後成宮室知之何難當思允蹈之爾生之往也取

群聖人之經列弟子於堂下啓之迪之優之柔之饜之飶之

使心與理相涵事與心弗悖庶幾材成而器良矣生然予言
否乎生曰然予又曰未也教道所施貴在變通譬之木也視
小大而加斤鋸焉鐵也察銛鈍而施陶鎔焉一槩而視之過
矣生之往也各因材之清濁學之淺深過者損之不及者益
之母驟語以高遠恐其凌躡而不遜也毋使安於卑近慮其
苟且而自畫也毋過於嚴厲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也毋失於
寬縱長幼之節或致玩褻也毋示之以非聖之書防其遁而
離也毋習之以無用之文禁其乖而有僻也此六者皆變通
之事也君子之立志不獲高位以行其政令幸而得掌教一
州焉亦不翅足矣何也政令能禁民爲非而施教者乃使民
自不忍爲非人倫籍之以厚風俗因之可移顧有出於政令
之上者豈細故也哉生能從事吾言庶幾生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矣生其往哉思盡心焉可也於是生再拜
謝曰矧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予以生可進於道也次第其

語而贈之生字鳳舉沉重有識量研窮遺經而造其間奧出
應書鄉闈嘗占前列云

恭題

賜和托鉢歌後

臣聞自昔賢聖之君多菩薩果位中人慈憫衆生故乘頭輪
降生人間執符御曆如華嚴經云歡喜地菩薩出世爲閻浮
提王其言蓋可證也歛惟

皇上撥亂反正出斯民於

塗炭而衽席之既臨宸御溥逮無遮大會于鍾山度諸幽
滯將行事上致齋便閣臣侍坐于側因問近者高行

僧爲誰臣以前住持開元文康對文康頗著托鉢歌行世見

寓古開善道場明日

大駕幸鍾山召見文康索其歌

觀之

天顏怡懌遂勅奉御持歸又明日臣復入侍至

夜二鼓

上命兩黃門跪張于前且讀且和運筆如飛

終食之間而章已成矣臣得而伏讀焉援據經論滔七弗竭

至於西域心宗中多及之嗚呼自非菩薩應身辨才無礙而
能遽至是邪越三日文康受賜而歸裝潢成卷將留鎮山
門臣謂之曰前代帝王以王道真乘並用每下璽書護其教
蓋以陰翊王度而有功於烝民也

上今俯和文康之

歌所以推獎禪宗而勉勵其徒者其意亦猶是也文康尚宜
勸諸堅瓊導宣

上德以垂之無窮哉建會在洪武士

子冬十二月文康因被是賜又明年甲寅春二月始拜手稽
首而題其後云

劉彥昂詩集序

余昔與劉君彥昂游見其賦詩多俊逸心獨竒之彥昂既別
去間於士友餞行卷軸覽其歌吟往七皆堪傳誦復益竒之
後十年重會秦淮上丞問近什何如彥昂解橐中得十餘篇
余讀已大驚氣韵沈鬱言出意表何其近謝康樂歟縕籍脫
落不霑塵土何其類岑嘉州歟風七乎仙游英七乎霞峯又

何其善學李供奉歟蓋彥昂天分既高而入功又深凡有摹擬輒髣髴似之予今猶舉其槩而言之也嗚呼予昔學詩於長卿公謂必歷諸體究其制作聲辭之真然後能自成一
家彥昂之學正與予同自媿跛鱉之行不足以追逸驥尚何言哉然又竊怪彥昂何以能致於斯也頗聞其先人友梧翁乃月灣吳公之高第善爲詩與文靖虞公文安揭公禮部吳公極相友善遂由縣文學薦入禁林未上而夭其家庭相傳必有卓絕於人者不然彥昂之詩何爲膾炙人口而弗厭哉其能垂世傳後當不疑予毫矣文采衰矣不能有所發越矣姑撫昔奇彥昂者爲之序以自附知言之士云彥昂名炳鄱陽人金華山人宋濂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六

鑿坡集卷第六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七

鑿坡集卷第七

恭題

御製方竹記後

皇帝視朝之暇燕處武樓中每召一二臣隣諮詢治道時吏部尚書臣詹同在

帝左右歷談古帝王事旁稽物理而偶及於竹

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臣同對曰其類實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爲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唯吳越山中

有名方竹者最爲侷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庶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筇

帝曰信

有諸乎臣同復對曰老臣焉敢謬言既退獲一枝以獻帝摩挲觀之悅曰臣同其亦信人哉於是親御翰墨草方竹記一通始言品物之夥中序格致之難及其未也謂臣同爲人俊

佛氣豪稽之傳記智過百人曰豪千人曰俊

天語之

褒嘉斯亦至矣已而召臣同於端門俾給事中繕書以賜臣

同不勝抃躍將趨拜墀下

帝咲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為臣同捧出屬裝潢工飾以龍紋玉軸持視太子贊善

臣宋濂臣濂竊自念草莽微臣侍

當

帝前者十又五年

當

帝為文性或不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辭終

食之間入經出史衮衮千餘言仰見

天光昭回亦著簡素

皆日精月華之所凝結敷之為卿雲散之為彩霞曾不見神

化著見之迹其誠所謂天之文哉臣濂聞之三代而下混一

寰宇者若漢唐之高祖宋之太祖皆產乎北其勲烈信偉矣

而未見以文辭稱今我

皇帝生自南服天戈一揮九

州内外罔不臣妾自天開地闢以來世之所未有况乎神藻

煥發陰爨陽明下被萬物無不仰照此無他皇天欲以文明

化成天下故挺生

聖人度越前代若斯之盛也然

聖製雖多未嘗輕以予人臣同以文學侍從之臣簡在
帝心者久故特被是賜焉夫臣以誠而事上 君以恩而逮
下唐虞盛治一旦復見三十餘年之後何其懿哉臣同宜勒
諸金石與典謨訓誥之文並藏子孫之多未求傳之無極臣
同受賜以洪武癸丑歲五月之戊辰越二十七日實六月
乙未臣瀛謹熏沐而題其後云臣瀛拜手謹記

大明故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有序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脩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
瞻宏博足以爲經濟之用蓋自童州之始十四經之文畫以
歲月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諸書豈直覽之其默記
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
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
譏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
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

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
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
摘經擬題爲志其所取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
則湯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
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濂銘
亡友曾公之墓憤激于中而復繼之永慨也公諱魯字得之
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邨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吉陽里者
已久世裔之傳與夫轉徙之詳昔以著於公之先墓茲不重
載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寺祖天麒宋宣教卽軍器監主
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妣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
一字弗遺奉禮卽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
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
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
敷杳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爲是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

攬其精而極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之
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辭章靡蔚炳朗毅然有不
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弗休嘆曰不意
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文人行也
公負笈後之游益充拓其所未寤至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
博極群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
靖公集於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脫
然有志聖賢之道于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
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蠶絲牛毛而尤愛
吳文正公澂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
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
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繹騷公召
里諸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釀酒開陳送順
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

子鄉及入

國朝有詔纂脩元史勒成一代之典遣使

者起公于家公贊決部居補苴罅漏者不一而足其功爲寂
多史成

上坐端門

名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

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

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輿論以

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
難定於一公當群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
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卷之各心醉
而去俄選入儀曹爲祠部主事階承事卽時洪武二年十二
月也常忠武王堯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
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
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
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
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
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煜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丞白尚書

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燈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
懷愆故託脩貢以規朝廷之意

上聞之曰島夷何狡

儻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

上問丞相曰魯魯在

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爾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
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
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戍將每捕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

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誤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

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
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 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

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膏露降鍾

山群臣咸見諸味歌公獨譔賦以進十月

上將郊祀

出宿齋宮

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魯魯

作耶援據既精鋪叙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又一月疾

逾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

上惻然許之十又

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常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具觚翰爲書戒之壬辰次石歧潭果歛衽而逝距家纔兩驛爾丙申致故居丁酉始具棺歛擇地於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某甲子祔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蓄德熙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耀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卅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杖淚經紀凶事三年間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俾惟恐或失其所平生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寘諸乙榜人爲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仕也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爲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字之上下人

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爲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邪
公屬文不喜留棄其徒雖有所輯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
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彙辨誤藏于家他歲未脫彙當公
脩元史時瀛實爲摠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
爲最深共坐官齋更折互辨每至夜分嘆末學之空虛傷古
道之寥落又復相視譔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
有博學之士二入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其意蓋指公與
瀛嗚呼尊生過矣瀛也何人而敢上儼於公哉雖然公未嘗
欲棄瀛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籍手
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夔興懷於治古
之時也世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
遂稱爲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公再
不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塾
今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爲仲兄後女一人應真適劉奉孫二

人正龍夢龍銘曰

氣化糾纏人文昭宣萬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
相資兮載籍續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敷散爲千
塗混其精楠兮彌綸大邦文物采章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
孰軋其樞孰苞其腴兮玉筭之陽神珠吐芒莫自翳哉兮
大明麗天束帛交交蒐羅俊賢兮袞褒鉞誅寓於策書興論
所乎兮儀曹之升議禮稽經日維丞丞兮黼黻
上窺殷周功在剛脩兮所積之訖所發之深闢陽闔陰兮正
芻垂紳其色閭閻邦之老臣兮媚學躑躅其中朽然何翅霄
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爲列星
寒光晶熒兮下射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刊兮

故民匠提舉司知事許府君墓志銘

濂在詞林時聞有衣冠之胄許其氏而進其名者宦游于外
不勝其思親之情春華之朝秋月之夕恒至於瞻望隕涕鄉

友王內翰微瀟爲辭以少慰其深衷後四年與進會南京進
乃言曰昔者思吾父而不獲見吾父固無恙也而中心猶怛
怛然今父則逝矣屢欲相從於泉臺忍垂以死傷生之訓輒
苟存視息以迄于今然則何以自靖其心哉惟墓門有石可
以鑄遺行而敷休聲夫子嘗厚我矣敢緣此故稽顙再拜以
請願夫子終惠之謹按歐陽時中所爲狀府君諱嗣宗字原
仲姓許氏其先洛陽人有諱叔向者仕唐爲某州刺史生安
福令嶽胤值黃巢亂棄官歸袁之萍鄉萍鄉之有許氏自此
始安福生二子曰宗曰載皆多孫子宋時以文學自奮爲郡
僚屬及縣令長者前後相望家牒燬于兵咸無所徵曾祖某
祖季謙某年進士某官父斗祐府君生有異質嗜學弗倦取
六經百氏晝夜探其精微已而嘆曰爲學貴行不行而能言
雖如簇錦將何施邪益疇心家政旁及樹藝之事久之贊若
產超於前人遂以事親訓子姓爲務家西百餘步斲土爲臺

引清流遶之奇葩叢篁環列於左右樓英涼翠蓋鬱然云府君建聚景樓其間翼以紫芳俯清天心水面諸亭幽靜軒敞一塵弗侵府君奉板輿游其中僮冠者隨薦紳家需臍群書孳孳弗之解稍有餘暇輒集賓朋雅歌投壺以自樂府君曰可則可矣苟不以禮自治何以示悠久乃稽諸子冠婚喪祭之禮肄習而行復擇並舍常稔之田五十畷焚其質劑永收其入以供四時祀事州里之間有凶喪單窶弗自支者且振而給之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當世大儒也義府君之為人結爲交友嘗寄詩以寓其意至正初當路薦爲唐州等處民匠提舉司知事命書旣下州人士具壺觴以爲壽府君笑曰吾秋髮種種矣尚何情落宦轍哉辭弗赴壬辰之亂吳楚之兵日格鬪弗休唯萍鄉受禍最酷父子相枕籍而死鄉無完家府君能先事而避轉徙餘三十所一門能獨安存不異乎平時及天下大定府君退隱雙清精舍林壑秀夷目斷無

來人府君柱頰看雲縹緲輪困卷舒自如悠然有會心處則
與高人勝士酣歌互答有不知夕陽之在樹也已而遘微病
却藥不之御氣息奄奄猶力疾命諸子曰而等當以忠厚繼
其家言訖而逝時洪武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壽年七十有
七娶彭夫人生四男子庭蘭庭秀庭桂庭春庭蘭蚤世庭桂
今更名進即濼所為賦思親辭者入 國朝用上官薦擢

廣信府知事階將仕郎請寬賦以恤民脩學以化俗人懷之
孫男五人觀恂惠懂惺越三年一月十九日歲府君於縣之
名教里三峯山下惟府君之讀書不眩其文而食其實故以
之治家則大穰以之奉親則悅而愉以之勵子姓則飭以脩
以之辟地則能去危而就安何莫非推其所學也視彼膠固
章句資為締繪之辭以譁世者有間矣銘曰

我經我舒我已食其腴我心之匪忤我將還其樸智以全其
生禮以悼其薄有家之穰穰有聞之章章有子之錚錚維士

也良而其行也又方采掇其英叶銘以昭其藏

黃瑄字辭

宣之為文上從■而下從二從回乃取風回轉以宣通陰陽之義尋復借為布為綬為明為徧不一而之若加之以玉則又為瑄蓋玉則象形宣則諧聲也爾雅云璧入六寸謂之瑄漢代郊祀則有司奉瑄玉而瑄又通作宣然則瑄玉者亦玉中之寔貴者歟先師黃文獻公之嫡孫名瑄濂因字之曰伯宣且勗之曰天地之間貴者為玉賤者為石石譬則小人玉譬則君子也爾瑄出自瑄瑄之林人固曰此玉也非石也玉則王矣曷益之以磬琢之功乎不然則玉徒玉爾器云乎哉雖然器幸成矣復局滯於一而未能無施而不當也瑄乎瑄乎其用是而自勗乎嗚呼文獻公藏器于身出而薦諸郊廟非特器而已也有如辟羨起度凡諸玉之用規矩皆自其中出爾瑄慎勿愧之瑄乎瑄乎其用是而自勗乎濂老門人也

故於瑄不敢褻而敢箴系之以誦曰璧大爲瑄孕諸石乎尹
夜氣吐秋魄薦郊奠廟神鬼格其儀曩出犧與帛媿義配名
到幽蹟爾性爾繕靡朝夕予言服膺宜無斁

天台顧氏先德碑

顧氏之系出江左其後遷金華尋復由金華徙天台相傳以
爲顧歡之後歡梁之隱君子也故其地有顧儒嶺有歡溪然
世遠宗埋莫能知其詳矣至宋南渡後有諱知言者字字先
通黃帝內經之學人有疾注藥起之無靳色會疫癘大興乎
先襄良劑日巡戶而與之鄉人感其賜有搏土肖像以爲壽
者以子貴累贈宣教卽生商卿周卿商卿字方子用薦者爲
鄉郡學官遂以明經講授從之者皆爲純篤君子出言制行
能使人慕豔不置閎闔家蔡氏伯仲爭以門資叙爵幾至破
家方子片言喻之輒頓首謝過以官讓其兄周卿字成子權
嘉定癸未進士第官至朝奉卽奉國軍簽判初娶貴族施氏

貨裝甚豐成子夜讀書隱几而卧施戲泚筆塗其面及覺大怒曰合盃未旬日乃敢爾邪所謂相敬如賓者何在坐以待旦斥出之再配楊氏無子抱方子之子育之乳因有潼方子孫王文字温夫咸淳甲戌武舉第一人授東義卽殿前司同正將德祐丙子元兵入台執其父申欲殺之温夫抱父頭而號曰寧殺我寧殺我無害吾父温夫被創而免因以跛廢初温夫議娶應氏已納采忽折其脛衆勸之改圖温夫不聽曰言猶在耳焉敢背之彼體雖虧而行未嘗虧何傷乎應後得婦道甚爲一宗之師從兄皇翁死以孤子託之温夫受經納配不翅已出者温夫子鎔字可範年十三試藝鄉校頃刻而就人目爲神童丞相吳公堅以孫女妻之大母葉氏與其母春秋皆高可範先意承顏唯恐有不及兄鎬早世諸孤呱呱然無依羞服婚姻皆可範主之然自宣教府君以下族屬頗衆正月之吉與日長至大合其族行聚拜之禮親之近者決

旬則一會飲酒哦詩情文藹如也有不至者罰及之凡遇疾
疾死喪輒違違往視感頗弗舒且暮必謁先祠大寒暑不易
人取以爲法焉家畜二猫皆孕一既產出爲人所繫未產者
往乳之及其歸也同一窟而哺子人以其和氣之應鄉井服
可範之化苟有赴愬不之公府而惟其言是聽皆悅服而去
里有陽歸堰溉田萬畝當農功將興可範必繕築以利民糧
書之脩閭師並緣爲姦利可範履畝而覈其實鄉鄰德之可
範性端恪子性有不善面折不恕然其律身尤嚴日抵暮輒
懸燈書其言行于籍不可書則不爲年九十二忽無疾而卒
惟天台素爲文獻之邦如南塘陳茂卿謙齋吳清之直軒吳
直翁慥堂鄭景溫是四君子者皆與聞濂洛關閩之學故其
鄉邦之間金春而玉應宮奏而商宣所以咸有士君子之操
如顧氏一門是已然其嘉言善行多可書已見墓文固可傳
諸不朽其或聞之父老之口者歷年滋多恐日就泯泯族孫

石樓縣令碩乃件繫之請予爲之記嗚呼世之求文者奚翅數百罔不欲譽己之善而於其先德則未嘗少留意焉碩乃能一反其所爲得非知識度越於人哉因不欲辭而書以遺之使碩之後人庶幾有所徵焉奉議大夫國子司業金華宋濂撰

臧士幾字辭

臧君哲字曰文濤密人也以儀曹屬時詔爲司隸然其爲人秀穎而嗜學賢士大夫愛之頗謂其名若字皆盛德事殊非所以自稱蓋更之君來請於予予摘程子哲人之幾之義字曰士幾幾者善惡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歟慎之如何曰誠而已矣作字辭曰

心神變化乘氣機弩牙既幹鈞石隨或黑或白迺異岐君子防之樹城隍嚴以金鼓列旌旗百體從令志則熙尚慎旃哉無殆而

西域浦氏史姓碑文

起居注浦君與予爲同朝友自序其世系及定姓之因請予
文以勒諸碑予讀已嘆曰是不亦君子之道歟浦君西城阿
魯溫人高祖以上忘其名曾祖哲立理元太祖時遷幽之宛
平生中順大夫同知溫州路揔管府事道吾道吾字善初因
宦于抗復居錢塘拱衛鄉生六子曰沙的曰黑黑曰福州鏐
事司達魯花赤泰住丁曰六十曰刺哲曰馬思護黑黑生二
子曰江浙行省宣使羅里曰賽魯丁六十生一子曰木八刺
贅於文氏復遷於永嘉能務廢舉之術家饒於貨刺哲生三
子曰道刺沙曰溥博即浦君其字爲仲淵曰忻都馬思護生
三子曰哈山唯是再世多已物故唯木八刺父子及浦君存
浦君性穎悟父與其母聶夫人訓之尤篤去從名師傳通詩
毛氏箋而折衷以朱呂之傳發爲文辭其光燁然也中至正
壬寅江浙鄉闈一榜辟教諭德清轉嘉興遂占籍嘉興卜魏

塘鎮居焉洪武辛亥郡府貢至南京試藝銓曹又中高選授侍儀使再轉令官生四子曰顯曰卬曰珪曰璋皆蕭山沙民出也夫西域諸國初無氏系唯隨其部族以爲號蓋其族淳龐其事簡略所以易行若吾浦君居中夏聲名文物之區者三世衣被乎書詩服行乎禮義而氏名猶存乎舊無乃不可乎於是與薦紳先生謀因其自名而定以浦爲姓使世世子孫不敢有所改易其深長之思可謂切矣昔者代北群英隨北魏遷河南者皆革以華俗改三字四字姓名爲單辭而其它運用夏法若叱立之爲吕力代之爲鮑羽真之爲高者又不可一二數也雖然豈特是哉中夏亦有之周卿是樊仲皮之後則以皮爲氏吳立壽夢之後則以壽爲氏摯疇之後則以疇爲氏豈非以名爲氏者乎以名爲氏猶可也有生李下而指李爲姓者有聞伐木作所聲而以所爲姓者有育子能言而以語兒爲姓者有官高年耄乘車出入省中子孫則以

車爲氏者雖更僕有所不能盡此無他於里無所恃於事有所據先王制禮亦未嘗不與之也今浦君之爲上符古義下合時宜非卓見絕識不得與於此彼拘拘守常之士則曰我先祖未之能行也是惡足以論變通之故嗚呼若浦君者不亦君子之道歟予既詳論定姓之因而并述其世系相傳次第使刻焉初中順公南征有功授武畧將軍大都鎮撫前至元末論事忤丞相出爲衢州判官已而換文資任杭州治中階奉訓大夫民皆安其政後以前官致其事卒葬杭城靈芝寺左聚景園中而刺哲君附焉刺哲君後遷方家谷陳寺山之陽浦君以圖譜久喪唯恐其事泯泯請附書于末使後裔有所考云

生生堂記

生生堂者東陽陳澤氏之所居也縣南八十里有鄉名瑞山陳氏世家其中至諱宗譽字彥聲者有德於鄉又能與六務

觀父子游而其諸孫黼東萊呂成公第子擢淳熙辛丑進士
第累官駕部卽中林正惠公實以女妻之澤民蓋其十世從
孫也澤民思繼承家學出從名師巨儒游精於科目之業有
司貢上選曹試經義合格署通判于漳州將上以堂記屬子
子頗聞縣之仁壽鄉在東北四十里而近有簪纓家亦與澤
民同姓而譜牒不通非其族也嘗構宅一區方建前楹有鳩
鳴其上占之者云此宅當屬之張氏後六十年復歸于陳未
幾西鄰張氏果來居之張既不振人士皆謂復還于始構之
家不知乃澤民竟以重賞獲之也僕指計之誠甲子一周矣
噫亦異哉澤民遂筮日自瑞山而遷當春氣煦明卉木含榮
有嚶其鳴澤民剗羊刺豕具尊俎合賓姻而燕樂之酒微酣
坐客拏案爲節而歌之曰有歸者堂高明之居蔚蔚紆紆曲
撩而交疏惟德之符冥數懸應不爽乎錙銖繼有賡之者曰
新居其遷弗祿其延族姓其聯演迤而芊緜於是州邑之間

咸稱事有前定澤民之遷居有不偶然者澤民曰取書中生
生自庸之義用以名其堂嗚呼生生之義雖見於書而莫備
於易易云生生之謂易夫陰之生陽陽之生陰生生相續變
易而不窮澤民之居於此他日子孫衆多甚欲有類於易之
言有類於易之言則生生不息矣雖然非積善之家未足以
致之然所謂善者何盡孝以事親竭忠以事君德義以提身
信愛以睦鄰仁惠以及民五者備矣方不愧名堂之義爵祿
之來當未艾也駕部翁孫豈得專美於前哉占者之云蓋出
於機祥小數而非君子之大道此勿論焉可也予老矣文辭
卑陋不足應人之求人翻疑爲矯集其門者日益繽紛也卷
軸之積動如束筍近亦力排而深絕之矣以澤民鄉人也義
不得辭聊相與一言之

送刑部尚書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序

大丈夫生於世也先貴乎立志志既立不加以問學猶玉

庖無當其質雖美弗適於用也問學既充不違其時猶操瑟
立齊王之門雖有其藝而三年不得入也時既逢矣苟處之
閑曹冷局淹回下僚猶瞻仰岱嶽之巍我亦未易叫閭闔而
呈琅玕也古之人固曰不可企及亦其全是數者然後能立
事功而垂竹帛也歟晉康李公文彬器度宏偉昂然負高志
博習經史必期明體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尉薦之者浮沉
府掾中日以澤物爲己任會海內不靜群盜磨牙吮血殺人
如麻公集兵二萬人保障封川肇慶新昌德慶四郡凡十五
年強兵如九江劇盜如三山龍潭卒不能犯境莫府上其功
雖累加以重爵公惟知恤民爲急而無所外慕由是薦紳之
勝流若穴之處士與夫技藝百工商賈之屬咸驩然稱之曰
活我子女全我室廬存我金縢者其惟我李公平公猶歛然
每以爲未足及
天兵下廣東德慶侯實總戎事聞公之
名遣使者聘起之既入見
上署爲中書斷事官遷大

都督府持法平允聲譽翕然有聞尋改小司寇未幾陞秋官
又未幾

上御外朝親擢爲浙江行中書參知政事中

外莫不慕豔之夫以公之賢能遭四海雍熙之世上簡

萬乘之知入司喉舌翔翔法從出鎮行垣儀刑州牧銀章艾
綬蔚乎其光華画省長棘儼乎其雄邃是以行所志而不負
其學矣大丈夫之際遇有如此者可不謂之榮乎抑予聞嶺
南郡縣以百餘計而東廣爲最盛其出而仕者未嘗無其人
唯張文獻公暨余襄公卓然清風振起百世公固廣產也中
朝士大夫寧不以望二公者爲公望乎公之往也推體用之
學以施于民凶姦之未屏也我則鋤刻之仁化之未孚也我
則宣布之人風之未淳也我則移易之民瘼之未瘳也我則
蘇息之水利之未備也我則平治之庶幾無負

聖天

子寵眷之深意它日良史氏必錄公之勲業焜燿簡書較之
二公未知其孰優孰劣此蓋邦家之榮非一身之榮也公其

勳狀

處州教授吳君妻丘氏孟貞墓銘

孟貞出陽穀丘氏世爲名胄有諱某者能挽強命中夜樹火二百步矢一發應弦火滅元至元中從襄愍公峻都帥師平宋辟爲征南元帥府奏差積勞行陣間例可得一官辭遂留居括蒼娶錢塘逯氏生一女即孟貞復以貞爲名始成童輒哭父佐諸兄奉母盡孝以劉向列女傳自隨指貞行者曰期無媿此可矣性恬靜不樂侈靡粉黛綺紈之屬悉斥去唯節序稍一御馬同縣吳君世昌字伯京年始加布以明經領江浙行中書文解閭右族爭以女歸之不聽聞孟貞爲人乃委禽焉旣歸奉尊章和先後一周旋矩矱中無踰節者六親交譽之伯京女兄行有期冠服什器或闕孟貞挈已所有者爲助尊章春秋高內政悉孟貞所治同爨三百指洪纖之費皆入念慮間不侈不陋咸安之伯京爲寧海校官孟貞侍姑往

而舅留于家寧海多黠蛙之屬味頗甘脆孟貞先寄而後奉
姑及歿哀傷骨立幾至滅性孟貞視已子與群從中親之子
同日聚家塾中執經諷咏羞服如一人不能辨其親疎至正
丙申歲大儉斗米或至錢千道殫相望孟貞縮食以振族姻
人尤以爲難壬寅兵洊起孟貞避地青田徙少微山中語及
兵革每驚怖已而深入周阮林樾蒼茂目斷無來人孟貞恒
鬱鬱不樂矯首思西歸得疾不起至正甲辰七月十又五日
也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旋葬南明山年五十七生二
子長公顛字從善今以字行次公顯孫男二維綸女四綠緣
繪綉綉先卒孟貞質直無僞不妄言笑人有過嘗怒詰之一
旋踵間煦如陽春故僂勝亦無怨者晚唯喜讀易篤於教子
懸燈而坐不至夜分不休伯京宋太常少卿安國之五世孫
太常使金被向七年而不變節還知袁州而終伯京以文學
紹前人入我 國朝擢處州府儒學教授孟貞歿後之八年

當洪武辛亥從善應州郡辟舉以尚書試藝銓曹擢編脩翰
林轉工部水部主事階承事即從善久與予游乃以從弟朝
列大夫知廣平府事公達所爲杖微予銘嗚呼孟貞雖讀書
予知不敵於薦紳之家矣孟貞之制行反章章若此者其果
何如哉其果何如哉銘曰

繫夫人有令姿卉綺純攻書詩匪空文行必隨一周旋悉中
規協宗嫻如春熙施則均忘其私才有爲內政治兵侵興西
東馳心鬱搖久弗舒竟觀化入於機南明山靈氣滋體魄寧
悶于斯

魏賢母宋夫人墓銘有序

魏夫人宋氏諱秀英世爲蒲圻簪纓家父諱某別號俊齋母
某氏年及笄歸同縣魏君雲瑞奉尊章盡道中外多之君姑
卒擗踊哭泣幾欲無生絕酒肉弗御者三載其母沒亦如之
此夫人能孝也魏君株死齊安夫人瞻望弗及含泣遣冢子

載柩還或曰屍涉江蛟龍必履舟舄若焚骨而遵陸乎夫人曰焚屍之俗起羗胡函夏無是也棄夫體烈焰中逆天孰甚馬弗聽尋扶櫬歸或又曰櫬幸歸矣然不宜入內陰陽家謂犯大殺違之不祥夫人曰吾夫也使居于外魂無知則已設有知能自安乎遽出擁入中堂朝夕哭奠毀瘠弗支此夫人知禮也里有龔甲客豪族周一家勢鳴張甚龔語周曰魏君死子絕幼且儒家多良田園吾善效魏君書偽爲質劑示之無不得者周行其言夫人怒今冢子辨於縣官久不直夫人檢魏君手書數通爲左驗周雖効魏君書終不近事因暴白此夫人有識也夫人寡居久家益向落恬然能自安嘗立諸子於庭誨之曰汝父已逝獨老身之存內難未已而外侮又至一婦人撐支寧得幾何汝兄弟苦學宜嘗熊膽丸分陰是競庶幾有成若逐牧猪奴嬉戲則子望孤矣諸子因惴惴自備此夫人善教也夫人既老諸子卓然有立構新廬以奉之

含飴弄孫熙熙然自寧君子謂爲苦節之身至正庚寅十又
二月忽暈眩仆地已而起曰吾將不久於人世命舁棺至以
水實之恐其有滲漏也又命懸衾衾於樨旒有余悉分之親
愛者除夕連飲椒觴談笑自如明日乃辛卯歲元旦夫人出
坐堂上子姓親戚各爲壽畢欣然曰我明日將逝不復與爾
輩獻酬矣爲我謝某嫗等各強食自愛至期沐浴更衣端坐
如平時呼仲子謂曰吾年七十有六壽亦是矣雖死何憾語
畢而逝其年十一月十五日權厝魏君墓左存卜黃蓋湖東
之某山以洪武某年月日遷葬焉夫人之子三人孟季皆大
唯仲子觀顯任近自蘇州守擢參知四川行省政事尋以蘇
爲劇郡詔還舊職孫男曾孫男皆濟濟滿庭其名皆見漁所
撰魏君墓銘茲不書漁聞死生之際最人之所難雖平日號
知道者未免顛倒而錯繆如夫人者乃能炯炯不亂於垂絕
之時非其所養之醇確所見之高明得臻爾和宜其著於群

行有大異於人也嗚呼賢哉瀟也不敏與夫人之子觀游視
夫人猶母而又同出於子姓墓文之屬不於瀟是托將安之
乎瀟因采狀中所列序而銘之銘曰

伊夫人世簪纓秉純慈絕驕矜奉尊章竭敬誠協人紀則天
經夫君亡涕泗零犯長江揭舟旌蛟龍避波濤平寘柩車奠
兩楹過羣訛聳衆聽孰鴟張作梟鳴侵吾疆蝕我垆辨質劑
白狂醒外難弭內教興丸熊膽稽汗青成令胤佐明廷享備
祐至高齡齊物我一死生忽坐亡遽遺形伊夫人衆德并勒
貞石敷休聲

題王羲之真跡後

昔年危內翰大樸出示羲之野鳧帖且云別有喜色帖在江
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須溪劉會孟平
之謂如蘭亭裝鮪尤為佳絕瀟恨未見之近豫章人士來求
墓文忽持此帖為贄須溪題識宛然居後因驚喜曰此殆大

撲所言者徧示中朝善書者咸定為真跡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曼然不佞鄱陽劉彥炳最號精鑒法書日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舞真偽之辨固自有異哉須溪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偽署者輒易別謾并及之

千巖禪師語錄序

往予家居時嘗謁千巖禪師於烏傷伏龍山當是時遐邇學子望風奔湊曾未幾何化荒墟為樓觀易空寥為金碧鍾鼓之聲上徹霄漢嗚呼何其能也蓋禪師以無能為能不用為用芳蘭生於幽谷而馨香遠聞蒼壁韞於玄璞而光輝外發禪師處於遐壤而人競從之有道之士其果有異於庸常者歟且禪師在時其弟子嗣詔嘗錄其語鏤梓以傳予當獲觀之其敷宣大法如雲雷迭興而九龍噴雨也如大醫王制藥隨證而愈疾也如摩醯三眼光明洞照而無不至也由是知禪師之道不實不虛不有不無不中不邊在普應之門蓋亦

鏗然有聲者也。以能以用窺禪師者，抑亦末矣。禪師既入寂，兵燹方張，所謂語錄者，皆為煨燼。經今十有餘年矣。一庵鄰上人自幼侍禪師，與聞其道，乃以舊本重刻，不遠一千餘里，來徵予序。予謂禪師之道，見於言讀，其言自可知，其道又何以序文為然？稽之古德，其語存于今者，多名縉紳為題辭，不若是固，不是以表正宗之所寄第予也。非人惡足為禪師之重，輕以禪師與予交也。因不辭而為之書。雖然，禪師之道不落有無中，邊虛實者，固不可以語言文字求也。欲求禪師之道，其亦得魚兔而忘筌蹄者乎？禪師行業予嘗為撰塔上之銘，茲不書。上人方閱三藏，諸經連年不自休，今又孜孜而為是圖，亦可謂不悖其師者也。

題慈受禪師遺墨後

右慧林慈受禪師懷深遺墨三紙，其一言布施，其二言小智之樂，小法其三言書不必聖人合道者從鑿鑿皆真實語有

益後學蓋禪師乃雲門之八世孫蔣山之第九祖真證實悟
為人大師故其德聲洋溢乎遠邇雖其身已歿而靈驗尤為
著顯字畫本非其留意者筆意圓熟動中規矩世之臨池苦
心者或未能遽及誠可寶也金壇一萬中師嘗分座說法於
蔣山因購獲之不翅見摩尼珠諷誄之久如聞禪師警欬之
音雖然中師尚勉行其言毋徒玩其遺墨而已也

十八大阿羅漢贊

東山禪師以所畫應真像求于贊予謂應真何待贊有贊則
贅矣東山迫之甚因為說偈其詞曰

惟諸應真度嶺涉海各騁神通作此戲劇騎魚駕黿乘蘆履
鉢遊行自在眼不見水毒龍猛獸帖耳馴擾最可怖愕噓氣
成塔諸狡獪事不一而足我問應真大乘境界無物不攝物
無留礙何故執著樂此小法應真漠然似不聞者我乃思惟
諸應真像一一現前何不我答諦而視之乃畫師假悟吾一

心如良畫師妍媸短長縱橫圓方一濡毫間無所不有雖駭
人目終非真實由是而觀萬物無實隨聲逐色輾轉成妄觀
此卷者願空諸心心空法空必定見佛

贈侍儀舍人林成之序

余家食時有同門友宣君彥昭為溫之平陽判官當報政而歸州之文學掾林成之實護送來浦陽成之以余頗知學也自浦陽謁予金華山中相與講學術異同論風俗淳漓至更闌月落蟬聯不得休臨別造四言一章以贈成之既去西東絕不相聞予亦應中書之出仕暇熙朝有從平陽來者輒詢之感言成之處烟霞泉石間詠詩讀書以為樂予亦為之驩然頗自念相望二千里不知何時與成之盍簪乎今年夏予在南宮忽有踵門而拜者予弗能識之叩其姓氏則成之也嗚呼相別未十年壯者日益衰朽至熟視良父亦不記其顏兒之真人事之不堪把玩如此可勝嘆哉於是與之坐而慰勞之成之頗徃來於予門問詩若文之法予以舊游之故歷舉體製之殊音節之異者疊疊列之未幾成之忽來告曰

小人有母貧窶不能存雖幸竊祿于朝而烏鳥私情懸懸不能忘昨已請於廟堂陳其中情涕與淚俱下執政大臣憐其志予告一百日俾迎養於南京今將行矣執事其能賜之一言乎夫成之為退思先生五葉孫先生實考亭夫子高第世稱十哲之一其家世之懿不俟言也成之以茂才貢上銓曹擢為侍儀舍人出入禁省日覲

天顏整肅乎鵷班峙立乎螭坳其寵榮非他職名所可比今又奉板輿迎親而來母子怡愉聚於一堂何人不慕豔之亦何俟予言也無已則有一焉予與成之別後成之學問日新予則摧落不振四庫之書廢忘者十九視舊相見時若兩人焉此無他習與怠相仍氣隨世所移故也成之宜益自奮勵母若子之所為則下不夫家世之懿上無負國家之恩予與成之言者止此而已若夫溫之先儒卓然以學術名家或沈潛性理或有志事功或推明經制大抵與吾

發諸賢同其於醇疵得失之間多有可議予雖欲言雖更僕亦不能盡也尚容他日為成之發之成之名伯生薦實好學有士行絕不同於流俗云

養親園記

天台楊君子善謁予而請曰善之少也習進士業從陳用晉彭允誠二先生游屢踐場屋輒不利於是棄去會海內弗靖奉二親遠竄山谷艱難險阻無不備嘗及今

真人啓運六合一家幸得還先人之敝廬竊自念少壯之時思欲沾寸祿以榮親東馳西奔靡有寧歲定省曠而音問疎茲獲婆婆於膝下家公年已七十又二固幸康強素髮垂頰而齒牙且連搖矣母之年如家公又益其二焉疋羸如不勝衣而出入之氣僅屬愛日之情恒怛怛然頗聞申糝為物性熱而味辛能益氣延年明目生津吾親所宜服餌而不可闕者也乃擇家南之沃壤數畝而羸九畊而十耨之使其土疏

而壤鹵封為直嶙嶙各有溝踰三尺輒樹一本以數計之將
六伯焉周為儲胥以護之使羊牛不得踐履夏氣方中絳實
盈盈綴于枝間舉手觸之馨烈之氣豈達於左右遂與子姓
采而擷之以奉親有餘則售于千家之市獲其直以還買魚
沽酒以為親驩班衣起舞每歌之以侑觴歌曰我藝我樹其
寔纍纍只薄言掇之其香弗虧只可以延年可以生津只樂
兮樂兮吾以奉吾親只歌已二親亦欣欣為之引滿頽然就
醉今善雖出仕與有祿食遐想斯園寤寐不能忘子願為善
記之子聞用天道分地利孔子以為庶人之孝說者謂其順
時別五土所宜而播種之以養其父母蓋古之士者朝出耕
暮歸讀聖人書亦常事爾後世習俗寢偷鷄鳴而起從事於
末作始有不知躬耕以為養者如吾子善於攔倒波隨之際
屹立不遷不亦行古之道哉雖然子善以茂才應辟出仕為
時亦既丞京府而贊治化當以守貴富保社稷和民人為孝

較之庶人之事則有不得而苟同者子善素為明經之學其
識見超卓有非人之所及豈不能以予言為然乎予年加耄
不足以言文力辭子善之請而其言益勤因濡毫而為之記

送璞原師還越中序

柳儀曹有云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人知嚮方誠哉是言也
蓋宗儒典則探義理之精奧慕真乘則盪名相之麗跡二者
得兼則空有相資真俗並用庶幾周流而無滯者也禪林之
規分職授事各因其才而責以成功而於內記之選尤難其
人凡有關於文辭之事頗資之以達務非熟采竺墳旁通孔
籍未易以致之苟能從事於斯則說法名山師表後進階級
將自此而升矣其任之重不亦宜乎會稽璞原師其名為德
璫幼學浮屠法於諸林院長游大方遂於善世禪寺克內記
之任善世為海內僧伽所宗龍像之所經瓶錫之所聚揮汗
成雨張袂成帷一時彌為極盛璞原非惟稱其職兼能近取

遠攬深涵淺受而其學益進於前一旦將還東海之上與璞
原游者咸惜其去相率發為聲詩命予執簡而序之因繫其
辭曰世之學者夥矣溺文學者則局促經畝馳驟藝苑其流
必外驚而忘返泥苦空者則措情高遠游志踈曠其流必內
躁而失守所以皆悵悵他適不知正塗之從有若璞原其知
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者歟處乎世間不着世間如環之無
端不見其止如刀之剖水不見其跡其知空有相資真俗並
用者歟循序而上此焉發軔他時出世為人其知所自重者
歟予儒家之流也四庫書冊粗嘗披閱三藏玄文頗亦玩索
負誇多聞靡之病無抽關啓鑰之要近惟默坐存誠屏斥而
銷實之於是天光駿發靈景自融方知儀曹之云為漸門者
設璞原春秋甚富宜達圓頓之旨尚思得魚兔而忘筌蹄歟
白雲悅公時碩德也身居岩壑名聞禁闕璞原嘗師事而
親炙之當以予言質其然否白雲又將有以為璞原告也

辛亥京畿鄉闈紀錄序

進士之科始於隋而盛於唐唐於進士之外又有明經明法書算諸科然皆有學以肄其業每歲之冬州縣館監課試其成者使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既上尚書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復課試其可者而第之此其初制也自時厥後其法靡常而諸科或廢或因亦無一定之論唯進士之設行之頗久其得人之盛考諸載籍猶班班可見也皇明誕膺丕圖繼天出治迺法前王建進士科用康保于我烝民洪武辛亥秋八月洊當鄉貢之期凡畿內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歡忻相告裹糧而奔走儀曹具以狀聞上親選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司考文之任命即日蒞事而中書右丞相汪公左丞胡公復妙東在廷之臣庶慎而通文藝者為受卷膳錄對讀彌封等官期各盡厥職庶有以副上側席求賢之意其不輕也較然矣夫自歷代以來為之士

者焚膏繼晷矻矻窮年欲徵科目以為身榮柰何有終身而
不霑一命者設得之秋髮續紛而有弗獲祿食者其間幸無
二者之累拘於歲月又有不能改合入官者何其艱哉今我
皇上求治之切一藝一才無不庸擢上第者固不限資序而
爵之或見遺於南宮亦俾其與有祿食寒酸之士一旦遭逢
盛際紆朱拖紫秉笏垂紳光顯尊榮照耀耳目此

皇恩之滂沛醲郁誠歷代之所無有為之士者動靜云為之
間曷思所以致此哉其尸位素餐而不知報國者妄也違道
干譽而不務恤民者殆也貪墨敗類喪名檢而隳風教者非
人也鄉闈小錄成直書首簡用以為多士之規是歲八月十
九日金華宋濂謹序

雲中辭

黃岩有奇士曰許君弼其字廷輔治周易燁然以文名會天
下紛擾輒被鐵衣操蛇矛集兵以禦寇尤能挽強命中衆初

弗信君說正鶴一百八十步外挾弓矢以往轟然一發輒中
之乃皆歎服由是多驅馳戎馬間及 天兵取台州四方次
第平大興文治建科目以取士君慨然曰 聖天子在

上可以出而仕矣起應書鄉闈遂取浙江第二名君文解去
通判沔陽府剽煩劇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游刃而有餘地已
而復慨然曰予家之東有委羽山其高摩天委羽之下又有
桃山焉羣峰相與回環日未出常有雲氣起其間縹緲輕盈
如兜羅綿籠罩崖谷如翔如舞絕可愛玩有時下覆欄宇覺
此身飄然在雲之中恍欲逐黃鶴仙人吹簫而往來也第以
君恩未報不敢決去他時髮種種當掛冠而歸與雲為朋姑
以雲中生自號蓋以表其志云夫雲之為物出乎太虛歟然
而有忽然而無其變幻有不可測者當長空晴妍紆徐其興
結而為祥鸞散而為綺霞其文采郁如也及其黯黹鬱勃錢馬
長驅雷電為之恍惚而甘露注焉嗚呼雲哉何其有類於君

也然非雲之類君實君有取於雲也樂繁華者贈勺藥以相
娛務高潔者貯秋菊以為禮物何嘗有心而人自強同之爾
予方與君談雲中之趣君忽昂然而來顧予言曰弼知誦子
之文久矣盍為賦雲中辭乎予聞君襟韻洒落得喪一歸于
天故其顏四時無憂色其蹠為雲中也亦宜為之辭曰
委羽之山兮雲薄之勢輪囷兮復嶮巖層寸而合兮既合而
復離不崇朝兮雨渺瀰渺瀰兮雲之歸玄功泯泯兮趣難知
嗟爾雲中之人兮胡不爾思或出兮或處兮恒與雲以相期

題山房清思圖

書萱草蘭蕙竹石松梅為一卷

趙魏公以藝文名天下及用篆籀法施於繪事凡山水士女
花竹翎毛木石馬牛之屬亦入妙品脩道先生云廣長三萬
里上下二百年唯公一人爾信然保寧慧禪師以山房清思
圖相示遂書而歸之

跋佛頂托盃歌諸文後

穆庵禪師康公耽樂法乘見諸履踐每念先佛以乞食為事
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尚恐畱情末法乃一切悖之而唯嗜欲
是滋是長於是著托盃之歌古者專務精進無少懈怠得無
上道亦無自滿之意末法乃中道迷惑於未足中生滿足證
於是書首楞嚴經千種識陰之文在昔陀摩尸利刻苦脩行
獲遇堅牢比丘相與激勵卒趨覺門而使彌樓隸陀佛法再
興末法乃壞散弗收鮮有誠心向道者於是錄堅牢石室之
偈其一則咏之以已意其二則證之以古辭大槩勉人捨妄
入真無乖於聖教而已嗚呼禪師之慮至此其可不為慟哭
而流涕矣乎然而豪傑之士何世無之君讀斯卷當有蹶然
而興起者豈惟禪師望之予亦望之無相居士金華宋濂題

陶府君墓志銘跋尾

右上海典史陶府君墓志銘一通翰林學士承旨河東張翥
仲舉造集賢大學士滕國公保定張璠公弁篆題蓋府君之

子江浙行樞密院管勾漢生之所請其時則至正二十三年漢生將南轅復求嶺北行省左丞臨川危素太朴書後一年太朴還中朝承旨翰林始為作烏界道繕謹寫就會南北道絕附海舶至江南以歸漢生又一年漢生自江浙行省檢校官陞行樞密院都事贈府君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府君之妻趙氏亦贈宜人漢生既奉命書祭告於墓下復欲請仲舉補入誌中而九京不可作矣乃并仲舉舊撰宜人墳記聯為一卷傳示子孫使有所徵焉府君初除大理路儒學教授誌中書為文學掾用省文法也漢生兄宗傳時為江浙行省掾未幾亦轉為台之臨海尹陶氏一門父兄子弟其不墜書詩之業徃徃知自奮如此宦牒之蟬聯此蓋其權輿哉前史官金華宋濂題

茂承齋銘

閩人鄭子尚世惇書詩為良士其父周可君尤能以道自娛

所居曰至德里並舍北南環植以蒼松鼓髯奮爪儼若蛟龍
然嘗喟然嘆曰始者拱把爾今則大將十圍人之種德其亦
有類於是乎御史鄭公過而嘉焉名之曰松庄云周可君既
乘風御氣游神於冲漠之墟而松固無恙寒光涼翠益翹然
發舒子尚日徘徊其下仰而慕俯而疑悵然其若思已而曰
先子不可見矣倘能承繼之庶幾其不死矣乎乃取詩所謂
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之語扁其齋曰茂承蓋萬物榮於
春悴於秋各繫其逢唯松也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所以四
時而恒青子尚欲承父志無須更間斷其將常茂而益榮者
哉子尚亦善於取譬者已子尚以明經試天官歸教長樂鄉
校其將行也介國子錄趙伯庸來徵予銘銘曰
有松丸丸兮于彼郊垆來者既續兮往者始零衆悴黃霄兮
其色獨青嘉名斯建兮象類之精父經能傳兮於繁其榮繼
繼承承兮允有餘馨毋玩葩澤兮忽彼堅貞太史造銘兮勒

於軒楹

戴亭張氏譜圖記

張出自姬姓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弓正始造弓矢寔張羅以
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
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臣君臣生趨士生
幣幣孫曰抑朔至三鄉分晉張氏事韓七相關地生平凡相
五君平生良字子房其孫子寔蕃分布四方有安定范陽太
原南陽燉煌脩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清河等四
十三望大抵皆良之裔故唐初定清河為乙門其所由來者
遠矣句容戴亭張氏自汴而遷則始於大理評事要皆出於
四十三族之中屢更兵燹圖譜喪不能言其為幾世評事生
謙三傳至邦寧邦顯邦寧生孝仁孝榮孝仁生景逢景逢生
應珍應蘭應珍生鄉貢進士志禮孝榮生溧陽學諭景先次
元英景明景先生應開應熙元英生玉山教諭應辰金壇稅

務副使應麟次應麟應時應麟生四子遂遷金壇應麟生志
遠志遠生文賢文賢生允隣允達允成景明生應和應和生
志穎志穎生文原文原生伯常邦顯生日升日升生思恭思
恭生雲霓雲霓生天麟天錫天福天錫生文昌文昱文圭文
昱知青陽縣自謙遠今十有二世析為三十四支而族屬之
衆將數百人當科目之興也以五見其棟試者各有其人冠
衣濟如劍佩鏘如論道德而談唐虞續紛而舒徐人或造之
但見其棟字鱗次術徑交羅朝夕循環於詩書俎豆間竟迷其
西東故鄉之稱望族者一則曰戴亭張氏二則曰戴亭張氏
云先是應和嘗於譜廢之餘蒐采而圖之未盡其詳而歿其
孫文原出而補其闕請序於申屠推官駟未幾又廢於兵文
原之從子允達恐愈久而愈忘也乃以耳目之所記疏其大
槩來謁於予曰先生有職於太史氏其言必見信於世幸不
鄙而文諸碑予因不辭按史表之法書而遺之嗚呼圖譜局

之不見即令史之不設大小宗之法遂廢而弗之講允達能
惓惓於圖譜之脩亦可謂賢也已允達有上行允致謹於先
世遺文裝潢成卷而珍饈之其於崇孝廣敬之道盖有知無
不為云

曾侍郎像贊

身形之瘦弱也則山澤之臞精神之凌厲也則列仙之儒博
極諸書而守之則約智用群類而處之若愚當議禮而考文
較損益於錙銖稽百王之軌典翼一代之鴻圖豈非養德之
腴造道之樞而為國之耆艾邦之耆龜者乎

盧龍清隱記

盧龍山在京城西北二十五里周遍十二里高三十六丈山
嶺綿延遠接石頭乃江上之關塞比於北地盧龍山因名和
陽尊帥駱月溪隱居其中自號曰盧龍清隱請予友王儀曹
本道徵予文以記之本道述月溪之言曰古人有云心不溷

濁謂之清迹不章顯謂之隱子學老子之法者也朝暮黃梁
一盂首着盤既適而且安閒披鶴氅衣手執黃庭經一卷
脩然而疑坐九衢十二陌之游塵莫我之干也寧非清邪名
氏不落於聲利之場心迹不屬乎榮辱之境其入也烟霞與
之同棲其出也漁樵與之爭席寧非隱邪然而老氏之道清
淨而無為隱約以無名不以清為清不以名為名是則無所
不名可以治國可以觀兵可以脩身可以延齡其小靡不該
其大無不昇此其為清隱益大矣吾嘗聞之於師而未之能
行也姑就其近似者而究心焉雖然予視古今不翅一旦暮
何為復膠膠於斯人身至中其體含虛不縱不橫非東非西
織如黍珠鴻包玄區火龍因之而飛燄水虎以之而生腴庶
幾騰神紫府吹簫玄都此殆忘清隱之名而食其實也邪其
言若是先生以為何如金華宋濂聞之嘆曰月溪蓋幾於知
道者非歟其始也將欲遁世其中也又知其道可以治世其

未也又思長生而度世縱予有所言其何以加於三者之間
哉於是偕本道訪月溪於盧龍山中白月獨照萬樹僵立無
風乃握手歌曰盧龍之山兮高嶺屹有儒一生兮煉九還夜
半月出兮露浸寥壇紫霞仙人兮駕乘鸞七星為衣兮夫容
為冠鉄笛一聲烟漫漫擷靈芝兮下空山歌已二人者相視
而笑遂次第其言而為之記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君子其可必於仕乎曰否可以仕可以不仕曰仕而不仕亦
繫其逢乎曰否可仕而不仕不可也可不仕而強於仕亦不
可也唯其義而已曰義之所在柰何曰義者宜也當其可之
謂也欲當其可非守道君子其亦憂憂乎難矣哉嗚呼斯人
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焉者斯可矣天台陶宗儀九成
有學之士也僑居華亭之泗涇飲水著書多至一百餘卷會
朝廷設六科以求賢郡守遂以九成為薦將授之以官九成

慨然曰不仕古云無義當草昧之初兵戈未息法制未定民氣未蘇吾不可以不仕不仕何以解生民倒懸哉今天清地寧六合一家論道經邦皆夔龍稷契之彥趨事赴功多龔黃姚宋之儔四方人士樂觀治化之成羸糧而馳騫者動千餘人無事於吾也吾可以不仕矣去而為巢父為許由為嚴子陵擊壤而歌以為太平之幸民不亦可乎白之銓曹銓曹允之列之丞相府相君嘉之於是九成翩然東歸薦紳之家咸喟曰九成之出處其亦合於義哉或曰非是之謂也九成有弟曰宗傳近擢代縣令曰宗儒妙東為選曹郎官九成之意以謂一家不可以俱仕恐妨進賢之路故力辭之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曰是未知九成者也九成伯仲之才不為不美矣其問學不為不充矣九成之志豈不欲如河東之三薛清江之三孔虎林之三沈番陽之三洪蜚英聲於當時樹芳烈於後世其所以果於辭榮而謝寵者亦度其時可以不仕也

避嫌云乎哉雖然九成之歸也結廬泗涇之上日坐臯比橫
經而講肄之子弟從之者皆知所以孝弟忠信出而事君又
皆知能致其身之義九成有功於國比於它仕者留心簿書
期會而不知教化者又為何如哉苟謂之仕亦可也抑予聞
國家稽古右文大興文治嚴禁林清切之選增成均弟子之
員有如九成之賢其在所棄乎在所取乎九成行哉席不及
暖突不暇黔予知鶴書之赴隴矣九成必不能於果不仕矣
九成行哉

蘇州重脩孔子廟學之碑

蒲圻魏公守姑蘇之明年鋤暴樹良無令弗肅上下洽和百
廢具興惟孔子廟學弗治棟楹傾欹丹堊黝昧若不能支且
暮者公顧瞻良久愀然弗寧乃登僚案縣令丞暨尚義之士
咸集于庭喟然嘆曰

皇帝以神武定四海即大興文治詔以明經六藝之科頒示

郡邑使選弟子負肆講明體適用之學將以人文化成天下
今弊陋至是非所以靈承

帝意予先捐俸為倡爾二

三君子幸相與圖之穹殿邃廊虔奉明禋靈星之門神道所
繇其後為寢殿吳江葛德潤爾其葺之論堂有嚴兩廡相嚮
挾以六齋以通于前門吳江甯璇汝其脩之亭黼采芹下臨
康衢來游來歌多士攸宜崑山張庸爾其整之公言未已吳
江令許茂進曰邑有八士曰李庚等頗有意乎書詩尊經之
閣先賢諸祠游息三亭以至庖福橋梁之屬茂率其承之長
洲丞丁師尹復進曰許令然矣師尹獨不可為乎若止善堂
及中廊達于閣者當諭群儒使賦金俾里蒼唐晨視其後焉
公大悅唯周垣四千八百尺未有所屬僚若佐遂以罰布伙
助而吳縣令曾輔驪然趨功役邑夫畚粘土繩繩而來事因
大集始事於洪武六年二月戊辰而訖功于十二月某甲子
如翬斯飛如雲斯凝如濤斯湧深沉而潔清宏麗而龍密一

還承平舊觀公帥其屬執豆籩具脯醢以成功告觀者如堵
墻莫不嗟嘆自兵興以來學宮所在蹂踐為墟而姑蘇幸僅
存非公之至幾何不興之俱廢乎教授貢穎之既宣力於姑
終復使訓導張田請記其事以垂不朽惟蘇之有學實始於
范文正公蓋公景祐初出守鄉郡擇南園之地奏請于朝而
建是學為其師者則安定胡文昭公也計當時人物固嘗盛
矣數百載之下仰其聲光慕其風烈每使人發不可企及之
嘆自時厥後雖有賢愚而學之興廢靡常而二公過化之地
流風遺俗終未泯也况今遭逢

有道之朝而得良二千石為之師帥豈徒然哉然公興學之
志不下於范公者也則夫坐臯比而談經藝者其必將取法
於文昭乎明體適用之學吾知駸駸然向盛矣苟不移出此
而摘英搴華為譁世取寵之具非區區所敢聞請
是刻諸
麗牲之碑庶幾蘇之人士知所自勗哉公名觀字把山通周

易為人疏達無凝滯如八牕玲瓏見義勇為雖千萬人不可
過所至輒烈烈有聲同知府事李權通判徐弼推官趙霖皆
彌一時之選與公道合故成事無難者碑為脩學作前代興
造各自有記皆不書唯當書者不敢拘於文體而不致其詳
焉系之以詩曰

姑胥之墟有川滌滌折趨南園匯而東流靈氣中啓渙爛弗
收自非聖師疇協其休昔有哲人出綰郡章乃構學宮乃建
廟堂廟堂章章學官將將衿佩洋洋來翔來翔盛衰相因揆
理則然風摧雨蝕上漏旁穿矧丁艱虞烽火相連誰舉一臂
持危扶顛大明當天九服攸同叶撓槍斂翳奎壁吐芒矐
我魏公來泣大邦屢形於言我敢迨遑既率部封復登府僚
分勞授事具乃教條曾不一暮厥功孔昭化此朽腐壽為峇
堯孰敦化原孰築教基孰牖民彞匪學曷為我語蘇人公豈
爾私耳目苟具必致其思思之如何法孝與忠二者無媿行

將天通震澤有石其堅比銅史官勤辭用昭無終

秦和劉氏先德錄序

惟劉姓出自祁其後生子有文在手曰劉累因以為名事夏孔甲為御龍氏子孫在商更為豕韋氏又更為唐氏至周又更為杜氏杜氏生士為為士師因官命氏又更為士氏至晉士會入秦雖復歸於晉而子孫留秦者遂稽劉累之名別姓劉氏此得姓之所由始凡六更矣自秦歷漢世有其人而劉氏蔓延于四方其在今廬陵者實出於發之後蓋發生倉倉二十餘傳始自長沙遷金陵後唐天成間復自金陵遷廬陵之秦和圖譜之家可徵也或謂從彭城徙建業又徙西昌者殆與所聞異辭秦和之傳况與兄雅弟戎皆通文學雅生俊戎生光而絕况生崑崙崑崙生遜遜生樞樞生諒諒生利濟利宿利簡利槩遺胤日滋分為四巨族宋自嘉祐壬寅至寶慶乙酉一百六十四年中舉進士者二十有二自熙寧

丙辰至寶慶丙戌一百五十一年中擢進士第者八授經於
庠序蜚聲於州縣遐邇相傳以為盛事鄉邦之間推故家文
獻者一則曰秦和劉氏二則曰秦和劉氏云况之七葉孫安
尉宗回思世系相傳久而或紊也始重著譜圖一編十二世
孫黃陂今宣復增脩之十六世孫鏐復益廣其未備首譜其
宗支次表其世科次輯其遺文而名公卿之為劉氏作者亦
類解焉通名曰先德錄鏐之三子麓崧楚復旁搜曲探倘可
入編中者悉謄附焉亦可謂不忘其先者矣崧與瀛為文辭
交力以首簡請為序歐陽氏有言曰自受姓名氏以來歷唐
虞三代數千載間詩書所紀各有次第豈非譜系傳之百世
而不絕歟嗚呼此瀛因崧之請而重有慨於斯言也士大夫
間孰不曰尊祖而敬宗孰不曰辯同而別異及叩其所自出
轉舌彊不能下甚至王父之字有不及知者其所以遠於禽
獸者幾希此無它詩書之澤弗加譜牒之修不謹不知玩愒

之弊遂至於此也有若劉氏恪守明訓集其承傳次第垂二十代支析派殊整比可觀非世濟其美而能然邪自時厥後苟引之而弗替雖至於百世不絕可也劉氏之子孫上慎旃哉抑濼觀劉氏之中利濟則輸家乘以給邊餉好先則折獄不阿人莫敢變或欲鑿吏廢以通漕運復論罷之懈則憫饑泯輕陷法網而出諸死地令猷則辭迂吏白金毅然弗之顧幼文則捐縣帑以紓長沙制帥之難是五君子者其事多可稱而懈及令猷寔同年進士胡中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為銘其墓是宜後人之所取法濼所深望者非特繼脩其譜圖而已也劉氏之子孫上慎旃哉崧元名楚至正丙申曾用試取江西鄉試第二十一名文解今入兵部為職方郎中階奉議大夫文章政事見重當時人謂其能世其家云

徑山悅堂禪師四會語序

根有利鈍故所教有異同悟有淺深故所印有小大施其善

巧之力釋彼結習之固非假言辭難窮實際所以達摩歷辯
於六宗臨濟有發於三要照耀今古函蓋乾坤茲其為巨浸
之輿梁作昏衢之燈燭也歟有若悅堂顏公禪師以東嶼正
嫡弘西來大宗初住崑山之東禪轉吳門之萬壽升虎林之
南屏遂陟雙徑樹大法幢凡四堂道場名聞京國遣使者再
下璽書護其教且有金襴法衣之賜藩王大臣無不函香問
道黑白駿奔如衆歸市禪師隨機接引霑被為多其善誘弗
倦則春氣津津太和藁人也其發蒙撒郤則翳捲太清氷釋
洪河也其警省振勵則震雷虩虩喪厥七箸也其含弘攝授
則山不讓塵海不擇流也由是而觀所教有同異非根有利
鈍者歟所印有大小非悟有淺深者歟前謂施善巧釋結習
假言辭窮實際者其道豈不在於斯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
現宰官身敷宣般若與禪師為方外交而禪師受度娶之寶
林又在予父母之邦稽茲緣契實繫中情禪師上首南峯理

公得法最蚤乃出四會語俾題首簡予竊聞之入奧室者能探於幽邃升危岑者始矚於冥茫松月大師印公禪林之獅子法海之長鯨也其稱禪師之道高於圓照佛照二公其言豈虛發者哉惟賢知賢益可徵矣仰前哲之風徽作後武之矩度究其遺轍足證新功是錄之行其必有超然獨得於語言之外者乎

旃檀大愛妙色三經小引

先佛所說旃檀香身大愛妙色三陀羅尼經皆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教大師法賢奉詔所譯其在法藏與瑜珈大教王經凡二十七等同車輦字函中功德所被或療惡疾或救海難或出生際諸鬼趣資以解脫誠心求之靡不應感蓋我如來大誓願故神通力故慈憫有情故一彈指頃即能成親無邊殊勝經言可信真實不虛天界沙門太初肇公信之爲尤力於是命工鐫梓以廣流通介其同抱一林

桂公微瀨引其首大佛法廣如虛空然無始無終無內無外苟欲繪畫而贊味之非愚則惑矣始書其槩以起讀者之信心云

故天台朱府君霞鳩阡表

孝子之於親曷嘗有紀極哉唯恐其嘉謨懿行不暴白於後世也件繫群事既有狀矣是以昭于人人又有玄堂之銘銘比狀著矣又有阡上之表焉蓋辭之重複者事必着其甚哉孝子之心其有所慎乎仙居朱府君之卒多歷年所其子公立既請縣大夫前進士魏俊民爲之銘其二孫木槩猶以爲未足復來徵予文表於墓門揆於古義合矣予乃按狀而書之曰府君諱嗣壽字得仁姓朱氏世居台之臨海宋殿中侍御史希述其遠祖也殿中君六世祖友直仕爲宣撫司某官始遷仙居之東門至府君又六世矣府君之生岐嶷而深沈豐厚而敏慧自爲童子時風岸孤鶩昂然野鶴之在鷄群見者

莫不異之及將鄉校擩齋群經食芳而漱腴充然若有所得
且曰古者爲學精神心術一寓之於事爲或慮其有不止也
必資體驗擴充之功所以皓首窮經不敢輕寘之若拈華摘
豔鉢心劇腎於辭章間陋之陋者也自是撫世酬物一出於
正而異端無實之說了若不經意事父母輒盡其孝奉異母
之兄甚於同母者凡事必咨稟而後行遇第有息及其蚤捐
館舍諸孤貧喪不得入土府君泣曰兄弟同氣也死而不葬
吾心其安乎即命堪輿家卜地而歲焉夫妻相敬如賓自委
禽至髮白無反目之失教諸子力田孝弟不許事紛華靡麗
遂名堂曰順德且賦詩以示意待族姻廬井曲盡人情不以
貴富賤貧而爲薄厚疏數春秋祭其先儀文並循家禮升降
跪拜如將見聞其容聲人取以爲法治家甚嚴子孫朝夕冠
帶承候顏色拱聽訓飭不命之退不敢退也晚年築室東園
藝鞠花數十本當秋高氣清金錢纍纍然布柔條間府君熟

玩不忍釋去或對之酣觴清詠終日且謂人曰鞠誠吾良友
吾殆托之以逃名乎達忠介公兼善時出鎮于台聞府君有
賢行將剡薦于朝府君謝曰仕將以得祿養親也親亡以仕
何爲哉達公亦不敢彊未幾遘疾府君度不能起召子若孫
訓之曰吾晝夜兢兢業業以克至于今日非爲仰不愧俯不
作抑且可以見祖宗於地下汝等守爾孝弟篤爾忠信蹈爾
禮義厲爾廉恥庶幾不陷於有過之域吾雖死將含笑入地
矣已而遂卒時至正乙未十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又九
府君曾祖懋宋鄉貢進士相智父元豪補武學生妣應氏金
氏府君金出也娶同縣呂氏先十三年卒于男子二公立公
成公成先四年卒于女子一適楊弘祖孫男六木松棠棗棟
楫木棗即來謁文者孫女一歸呂志尹卒後當某年月日葬
于縣東一里馬鞍山霞陽之原禮也嗚呼士君子之立身也
其功名烜赫於世則登名於國史其次焉則書諸郡志又其

以焉則藉薦紳之立言者以傳及其久也未嘗不與史志相
為頡頏有若府君之行斥乎澆漓僚乎醇熙一本乎真誠而
弗事乎詭隨此所謂一鄉之善士非歟是宜揭之崇軒以為
聳善扶世之計而所愧者予非其人也雖然予久居禁林海
內名公卿及賢士大夫所銘者多矣鮮有徵文於十九年之
後者而木與棐有焉則其久不忘乎親可知矣予雖欲辭之
而烏乎辭之若木與棐者亦可謂之孝孫矣乎是為表

題劉氏官誥後

宋誥太氏沿襲于唐唐初以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以後
始易為綾其制凡三變宋則自國初至季年一皆用綾此其
所以異耳烏傷劉公亮以中奉大夫致仕贈其父俊太中大
夫蓋大夫乃秦官取掌議論之義漢署太中大夫歷代因之
而不廢至宋元豐官制行則以之易諫議大夫若中奉之階
始置於大觀間而古制則無之也中奉六世孫剛久從子游

持誥未求題予見名門右族未一再傳祖父之名諱有不知
之者剛則能寶此於一百四十餘年之後剛亦賢矣哉故畧
據所見以告之同郡宋濂記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卷之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九

鑿坡集卷第九

協晨中寥辭一首

鬼谷仙人畫列禦寇御風圖以獻其師四十二代天師真人
真人號冲虛子而唐封禦寇之號實曰冲虛此其圖之所以
作歟瀛竊觀之鬚松奮張有風泠泠然起於其中霞光發舒
閃鏢無定禦寇方乘颺回旋龍裳鷲帶凌亂不可止遙見神
山隱起大瀛海上旭日一點如火海濤噴薄迎之濺沫而舞
珠景物遼曼令人情塵銷竇直超鴻濛間嗚呼仙人之畫奇
絕矣蓋以媿真人非果在於禦寇也真人或飛神上謁太清
排空馭氣靡所不之將真人之似禦寇乎抑禦寇之同真人
乎是未可知也瀛因造協晨中寥辭一篇真人或味於淵精
之區九都衆真當有彈八瓊太皦未和之者庶幾後天而終
可以凋三光者乎至若禦寇寓言旬有五日而後反者微旨
已備見其書茲可畧云辭曰

帝青洞真陽太臆恒鬱敷疑神效上征行與灝氣俱飛輪入
溟滓九光開翠落腰佩白琥囊吻薦紫琳腴曲龍有丈人持
節下明都受以八辰秘攝御萬象初陟彼方文臺大招許瓊
暉廓落黃演炁陽堂明梵樞開明戊巳功玄契曲晨機羲娥
俯倒景流光駐熙夷靈集動千載視之若斯須稽首方諸君
同餐燕胎芝請授長生籙浩劫以為期

予老矣諸書皆忘去此卷雖義留齋中不克題就今日退
朝稍早逍遙禁林涼颼飄飄然吹衣神情爽朗有若憑虛
而行歌天上遂濡毫賦此他日煉丹仙華山中九轉功成
當與冲虛神游八極握手一咲何翅三千年也

冲虛室銘

冲虛二言迺玄門之關鍵道學之符徵也嗣天師張公取以
自號復名其齋居金華宋濂為掇其義而為之銘銘曰
惟其冲足以全玄黃之功惟其虛可以幹造化之樞蓋和以

盜於四體而空以涵夫中腴壹脗契乎自然曾弗爽於無為
迎於先而不見其合推於後而不見其離雖恍惚其有物竟
孰探其幾微彼專氣如伏雌抱一若嬰兒以大道之難言姑
假象而示斯神明之胄為世玄師約萬言之喉衿貫一理之
妙機瓊臺小史執筆受書掇三洞之隱文請揭之於座隅

題金書法華經後

右金書法華經七卷迺一軍校破燕都時所獲欲焚經取金
以資日用其第七卷已燬軍校之父愀然弗寧遽持前六卷
售于錢塔禪師禪師傾衣孟酬之未幾高麗蔡洪司丞匍匐
求觀觀已潛然泣曰此洪所書以報父母之恩者也戎馬紛
紜逃難解散豈意於此重見之禪師益神異其事乃粉黃金
為泥介舊友穆庵康公請補書其亡予既書已合爪言曰是
經在處天龍護持將燬而弗之燬垂亡而弗之亡此何以故
蓋將放如來之慧光破衆生之重昏也雖然經之功德不繫

有無洞照十方初無一字火不能炳金不能書一涉有為即
第二義學佛之士又當於此而參之也禪師名善慶號雲房
古林茂公之法嗣年已八十純實無偽行薦主正覺禪師院
今退栖蔣山之西菴云洪武癸丑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濂記

玉芳樓記

玉芳樓者常執虞君子賢燕居之所也玉芳者何古桐琴之
名子賢以重購得之間一撫弄其聲泠泠然如出金石如聞
鸞鳳鳴如與仙人劍客共語於千載之上子賢樂焉則以謂
世之名樓者衆矣高駢之迎仙謂其泝遐情也其失也誕張
建封之燕子謂其興新懷也其失也靡韓建之齊雲謂其凌
高濤也其失也侈吾皆弗敢蹈其非欲專斯樓之美者舍斯
琴也其孰能當之遂以玉芳名其樓而列圖書於中當風物
清朗白月獨照神情遐冲復出世外子賢樓冠鶴斃自函道

而升復取琴鼓一再行父之演而為紫琳之操其辭曰有堅者石中含精矣其白如肪燁有瑛矣五音繁會鏘然而鳴矣客有與子賢同志者從而賡之曰豔質兮非華陽卉兮非奢折秋馨兮遺所思望美人兮天涯歌已相視而笑金華宋濂聞其事喟曰古之人好樓居者豈欲夸靡麗而為榮觀哉蓋臨陰幽之室則其情斂以孳處陽明之居則其情暢以舒隨境而遷因物而著其亦人理之常者乎况夫宮角之相參羽徵之互奏禁其忿慾之邪宣以中齟之正其於學問之功又未必為無所助所以先生長者無故不去之蓋有以也雖然君子蓋不物於物不物於物則凡紛然而來前者皆吾性情之發舒或懸崖邃壑或平野曠林雖非層構可以闔闔陽陰而清風徐來萬籟皆動曲澗流泉復助之為聲勢五音泠然愜心而溢耳太赫融浹內外無間有不翅聽子賢之琴於茲樓之上矣此無他達人大觀無地不為樓無聲不為琴也苟

局滯於一室之間適其意則有之而蹈道則未也有若子賢
蓋學道而有所得者故濂敢以是說告之子賢博雅好古絕
出流俗之上吾友楊君廉夫極稱其為人謂薦於士行而尤
孝其親云

佛性圓辯禪師淨慈順公送川瘞塔碑銘有序

濂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世雄氏所以見性明心之
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為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順世
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銘為屬衰遲之餘諸習皆空凡他有所
請輒峻拒而不為獨於鋪叙悟緣評騭梵行每若不敢後者
蓋欲表般若之勝因啓衆生之正信也有如佛性圓辯禪師
者濂安得而不銘諸按其嗣法弟子行圓所造年譜師諱智
順字逆川温之瑞安陳氏子也有翁媪精脩白業既沒蓮華
現門屏間師之大父母也翁生道羨妻婁氏屢至哭子其情
不勝哀乃塑智者大師像事之一夕夢僧頂有圓光逆江流

而上招婁氏謂曰吾當為汝之子及寤而有娠師既生美質
夙成年五歲即從季父學季父引生徒渡溪抵萃墅師力欲
相隨季父怒麾之還已而溪暴漲季父生徒皆溺死然自少
不喜畜髮脩然有塵外趣婁氏弗能留七歲俾依仲父慧光
於崇興精舍稍長受具戒於天寧禪院其父亦樂脩淨觀俄
離俗同居精舍中精舍將圯師即協衆力葺之時年甫十八
君子固知其為適用之材暨習法華經歷三月通誦其文慧
光尤器之使出游永嘉無相院覺源禪法師愛師俊朗挽其
為嗣會橫雲岳法師大弘三觀十乘之旨於水心法明寺師
往而受其說衆推為上首居亡何走鴈山雙峯不契所言復
走千佛寺毒海清法師方開演長山御講請師為綱維之職
軌範為之肅然毒海入寂師感世相無常嘆曰義學雖益多
聞難禦生死即禦生死舍自性將奚明哉遂更衣入禪復走
閩之天寶山參鐵關樞公公圓悟八世孫也授師以心要遵

而行之似有階漸欲依公而住公叱曰丈夫不於大叢林與人相頡頏局此蠢殼中邪拂袖而入師下且過寮潛然而泣或憫之慰曰善知識門庭高峻拒之即進之也公聞其事嘆曰吾知其為法器姑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回撓雖晝夜明暗亦不能辨踰月因如廁便旋觀中國匏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毛孔皆出光明目前大地倏爾平沈喜幸之極亟上方丈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千巖長禪師鳴道烏傷伏龍山師徃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燃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復自念非公不足依游走閩中見焉公偶出遊遙見師喜曰我子今來也越翼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入門耳最上一乘則邈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參提上致力則將自入閻奧矣師從公言踰五閱月一日將晚參罷

離禪榻忽豁然有省如震空玲瓏不可湊泊厲聲告公曰南
泉敗闕今已見矣公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曰
地上磚鋪屋上瓦覆公曰即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鷓子過新
羅公曰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觸禮一拜而退公曰未然
也公披大衣鳴鐘集四衆再行勘驗師嘆曰未吐辭之前已
不相涉和上眼目何在又為此一場戲劇邪公曰要使衆皆
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師師一一具答公然之復囑曰
善自護持勿輕泄也父之令掌藏室尋請分坐說法公旣捐
館師嗣住院事非惟舉唱宗乘寺制有未備悉補足焉麓驛
道達於山門踰六七里擇地構亭以增勝槩衆方賴之忽爾
棄去過衫關抵百丈上迦葉峯渡江入淮禮諸祖之塔經建
業回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所留礙尋返永嘉會王槐鄉
造報恩院於瑞安大龍山首延師為之主冬徒寢盛至八百
指師建僧堂棟居之石室巖禪師主江心豔師之為復以第

一座處師師翻然而往未幾又以何山精舍棟宇湫隘不足以容衆拓之為大伽藍為建大雄寶殿及法堂三門兩廡方丈庫院之屬而壞像繪壁諸莊嚴事亦次第告完平陽吳德大創歸源寺原援報恩之例請師開山師憇憫心切亦不欲拒既至為造小大鼓鐘魚板法器而叩擊之授職分班升堂入室皆按清規而行時東海有警元帥達忠介公帥師鎮台遣使聘師入行府師以達公方有事干戈絕之弗見達公慕味弗置篆送川二字遺之師因飯囚戒其勿萌遁逃心即重見日月不久而赦書至周吳二囚以師為神其後山寇竊發二囚實為渠魁所經之處焚毀欲盡歸原報恩以師故獨存師終不遑寧處避入無礙菴又還歸原朝廷為絳院額賜師令號及金襴法衣師曾不以為悅悉散其衣孟所畜退居一室掘地以為爐折竹以為箸意澹如也溫城淨光塔雄鎮一方年久將壞方參政初嘗戍其城欲賦民錢葺之命師蒞其

事師曰民力凋敝父火燄炎炎而復加薪吾安忍為之必欲
見用官中勿擾吾事若無所聞知可也方諾之師乃定計城
中之戶餘二萬戶捐米月一升月獲米二百石陶甃楡材若
神運鬼輸紛然四集鎮心之木以尺計者其長一百五十最
難致之師談笑趣辦七成既粗完其下仍築塔墩宏敞壯麗
九斗之勢益雄一旦颶風作其上一成挾之以入海濤衆咸
傷之師曰塔終不可以就乎持心益固遣其徒如閩鑄露盤
輪相及嵌珠之類日就月將闌楮硲戶一一就緒金鮮碧明
猶天降而地湧也糜錢過十萬而工役弗與焉辦章蕪只不
花出鎮閩省道過東甌夜觀塔燈熒煌知師所造乃謁師問
道并談般若經師用漢言而直解之辨章甚悅顧謂左右曰
西天諸師授我以蜜義尚不能相協今聞逆川師言則心地
開明矣亟呼舟同載入閩宣政分院請師住東禪廢刹不一
載間殿堂轟如門廡森如藏庫燁如搏土以設諸像梵容穆

冲各隨相變現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畢功之日省院臺府諸
官與大毗丘衆共落其成師則曰未也復楚東南二門通達
若干丈營福城東際花箴海南參初地三牌門營普庵堂以
施茗飲浚湯泉二所以利浴者限以垣墉縈紆其徑路而馬
牛無自而入補刊開元箴經板仍印施之其可以弘濟人者
無不為也先是淨業慶成東報國船塔寶月松峯諸寺兵燹
之餘焚為荒榛福建行中書將籍其產于官師言於辨章獲
仍其舊辨章欲閱大箴尊經于家或以几席什器難具為辭
師令浮屠一百七十人為什分辦於各刹表以題號一時畢
聚仍畫為圖使按圖序次列之給役於飲饌間者亦更番而
進每以鐘鼓為節後先不紊辨章悅曰使吾師摠戎則無敗
北之患矣師俄散財如歸原時恬然而退辨章留之不從會
雪峯虛席辨章強師補其處師不得已啓行未行先鳩工師
二十人往拯室廬之歎側者既至絲毫之費咸自己出緇素

莫不從化有徐子剛者據寺之安仁莊收粟萬斛聞師至亟
輸還之部使者橐驪自負通榜嚴寶積二經輕視諸人師以
關鍵詰之歛衽而去已而思還溫方參政具船迎之千佛院
災無有起其廢者師彈指頃千佛閣成未幾前門左右廡又
成俄東甌內附師潛居林泉若將終身江心蘭隱逸禪師市
材於山欲建萬佛閣而年耄力不勝遂以屬師師起而應之亦
不日而成且為砌釋迦寶殿創解脫門以至蒙堂經室無不
不具足初師采材於山道經普安院院燬已久唯山門巋然
煙雨中師見之笑曰吾為爾移山門為佛殿何如衆皆合爪
指謝之師為撤瓦輦致故基一毫無所損徐取寺山之木重
完僧堂而後返

皇上尊尚佛乘召江南高行僧十人於鐘山建無遮法會師
與其列升座演說聽者數千大駕幸臨慰問備至號為一時
寵遇竣事還錢唐清遠渭公方主淨慈舉師以為代師初不

從繼而嘆曰所貴沙門行者隨緣應世何所容心哉乃振錫而往淨慈當兵後凋落殊甚師亟還鄉召匠計傭竭其筐篋而來欲大有設施而諸僧負官逋者係累滿庭師為之出涕悉代償之會中朝徵有道浮屠以備顧問衆咸推師師至南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世壽若干僧臘若干二十一日闍維於聚寶山獲舍利無筭得其法者曰文顯曰興富曰某某一即行圓於是持靈骨而歸建塔於某處以明年月日歲焉師有五會語若干卷善財五十三參偈一卷皆傳于世大雄氏之道不即世間不離世間烏可岐而二之我心空邪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沈無非自妙性光中發現苟為不然雖法王所說經教與夫諸祖印心密旨皆為障礙矣嗚呼道喪人亡埃風渺瀰焉得逢理事不二有無雙泯者相與論斯事哉師自得道之後坐紫檀座既已設法度人出其餘力往往莊嚴塔廟

使人為遠罪遷善之歸斯蓋近之矣或者不知專委為人天
有漏之因夫豈可哉夫豈可哉銘曰

大法雖無外兮收攝在一門玄漠不可象兮視之儼若存了
不分精粗兮無對乃為尊若涉有情見兮雜糅成羸虧理事
本不二兮縱橫隨所之渾涵造大同兮徧照光陸離東既見
休徵兮蓮華出屏間異僧佩圓光兮逆流踏波瀾玄符既變
拔兮何能滯塵寰戔戔天寶山兮鑄鐵為關扉奮迅一朝入
兮窺破生死機盡洗結習垢兮真體露巍巍方知有為相兮
不離無為宗彈指幻塔廟兮毗盧樓閣同因敬乃生悟兮自
外而廓中歷坐古道場兮手執青楊枝甘露恒四灑兮餐之
甘若飴木石披霑潤兮談玄分五時

大明麗中天兮佛日同輝昭所資生育功兮欲使陰冷消差
集清淨衆兮梵音撼海潮唯師所說法兮無耳亦當聞一言
歷耳根兮千劫不作塵天光下照爛兮恩寵何便蕃卷舒每

隨時兮孤雲本何心生滅已兩空兮遺蹤邈難尋勒辭在中
林兮振德無古今

鄭仲涵墓志銘

嗚呼自道廢民散之後世之為師弟子者朝離書帷夕若秦
肥之視越瘠比比而是有如仲涵之於予義則師友情如父
子也仲涵之死予寧得不哀乎仲涵初年學舉子業把筆為
文春葩滿林色澤明鮮而生意津津敷暢予意仲涵必先登
再踐場屋皆不合有司繩尺仲涵歎曰吾惡用是為哉乃棄
去益潛心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辨畜
之既深發之亦盛商敦周彝籍以五采五就陳列天祿石渠
間人見之者雙目輒運眩仲涵復歎曰吾惡用是為哉又棄
去取羣聖人之經而燁溫之窮其道德性命之秘質於濂洛
關閩之說久之充然如有所得仲涵復嘆曰車成矣輪轉矣
矣不行何以涉於遠道乎益思明體而適諸用毋夫人病逾

年仲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
醫患惡疽不能坐跪鍊藥劑以進膝為生胝夫人病革思食
西域瓜既食而卒仲涵見瓜終身弗忍食因慙慙念母不置
氣鬱結弗舒遂得瞖疾迨居父喪拊膺悲號絕而再蘇者數
四杖而後起服雖闕凡遇諱辰却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
奠如初喪癸卯之夏諸暨戍將謝再興以城叛浦陽與諸暨
鄰壤訛言寇且至群從兄弟皆避地東陽或移金華是年冬
寇壓東陽囊橐皆無遺仲涵時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
衾往分之雖身罹寒冱不卹也從弟澧與妻蚤夭三女僮僕
然無依仲涵鞠育盡道各選名胄而配供張之豐逾於已女
仲涵家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疏戚夜必四三起
視遇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至於周旋事為之間條
理粲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讓但俯首
默受而已其在內之行如此達之於其外者尤夥也蘄春王

烈家燬於紅巾帥其族五十乞食浙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騷人貧不能養母來懇於仲涵仲涵曰吾何無母可養邪厚周之仲涵負笈從師道遇十餘人襁負其子且行且泣試叩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沒欲求給縣大夫不食者日再周矣仲涵亟傾篋中錢與之村氓王氏患多男子仲涵至其家聞兒啼聲甚悲蓋氓將溺之於水仲涵為陳父子至情且惠以粟氓大感悟生之並舍三里所溪流湍悍遇雨則人蹤絕仲涵造舟渡之金華洞溪其悍為尤甚舊有石梁久壞而弗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為倡眾翕然而和未幾而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暍者仲涵設湯若濟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不掩脛齒相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爇火溫之仍解自衣縮裘為贈又嘗禱於廟寡嫗困卧廟門無衣愈於寒士仲涵與妻周窻謀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者無不曰此古仁人也或又曰其内外行如

一者哉仲涵自試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有薦為月泉書院山長者仲涵辭不就及入

國朝會求賢之詔下郡

府絡繹致請仲涵輒以耳聾為辭已而部使者趙君壽奉

旨蒐材浙水東以薦紳交譽力迫仲涵就道仲涵冠帶謁君

辭意惻款君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稟賦孱弱雖癯然若不

勝衣而其精神緊峭矩度峻整人莫不親而愛之其於倫品

之間驩然相聚睦然相博有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襲人

也性雖好施與然毫事必咨稟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

人見其袖二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之乃

宗譜家範也仲涵所著書有遂初齋稿十卷續文類五十卷

藏于家嗚呼仲涵之死予安得不哀乎初予讀書浦陽山中

仲涵即從余游先後十有餘年予初無益於仲涵而仲涵之

相助余者恒多時予執經山長吳公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

門仲涵每侍予往拜三公見其文亦以遠大期之自時厥後

人事不齊不聚首者數載及予赴名摠脩元史與仲涵約曰
子非青年矣予春秋亦漸高行當俟汰而歸與子婆娑一丘
一壑間聖賢心學之祕尚相與窮之史事雖畢復待罪禁林
留南京者四年仲涵忽不遠千里來見且申前言予諾之而
未及踐豈意仲涵先予而逝乎仲涵之子楷自為狀來求冢
上之銘其詞纏綿悲愴尤足以動予之哀思每一讀之淚潛
然下所以久而不能成文雖然予於仲涵忍不校淚而言乎
昔者徐仲車以孝行著稱惜以聾廢而仕不大顯君子以節
孝謚之今仲涵之事無媿仲車者也宜私謚以真孝處士勒
石墓門而埋予文墓中庶幾少慰仲涵於九泉之下乎仲涵
姓鄭氏淵其名也其先世遷徙之詳見譜圖記魯祖德璋宋
青田尉祖文轟父鉅母周氏配室即周寯生一子楷也以文
學稱女二一適呂堂一未行孫一燿生於元泰定丙寅九月
十三日卒於今洪武癸丑正月十一日壽四十八以其年某

月日堊其山之原禮也銘曰

質珪璋兮締繡文既媵麗兮又栗溫宜參雅樂兮獻明庭胡
淪巖穴兮鏹其英匪進則退兮道之常保家肥兮樂彌章民
同胞兮勢弗殊使我心側兮軫寒與飢少微煌煌兮雲掩之
陰雲英英兮又不能霖何前古兮後何今思美人兮涕泗沾
襟

恭題

御和詩後

洪武六年八月十六日

皇上特詔臣及翰林學士承旨詹同編脩日曆既而中書亦
奏旨徵浙東西及江右之士七人分年纂輯而臣與曰為
之揔裁九月四日開史館禁中日輪寺人守閤太官進饌羞
其事甚嚴且祕臣等昧爽而入至日曛始出復會宿於詞林
虞有宣洩蓋不敢不慎也即成彙思得俊秀有文者通攷義

例而繕書之於是遴選二生具名氏以聞

上可其奏

其一則義烏黃昶昶時以春秋中浙江行省第十七名文解肄業成均因移文博士徵之十月二十六日昶至臣引見

上於西苑慰問良久且曰爾何人之裔邪臣對曰文獻公潛昶之後曾祖也

上悅復見

皇太子於大本堂勉勞

有加焉未幾

上遣侍臣出尚方綺裘革履以賜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偕臣與同侍

上燕乾清宮之便閣同

被酒而還愛昶有俊才揮毫賦一詩贈之字大如掌少選奉御傳宣召臣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

醒猶未解

上謂同曰卿醉未醒邪同對曰臣雖醉猶

能賦詩贈黃秀才秀才謂昶也

上曰詩何在同對曰

在史館中

上曰濂宜亟取之臣既上奏且笑謂臣曰

朕即和同詩卿當為朕書之臣書訖歸與昶言昶自草萊賤

士一旦遭逢 盛際奎璧之光下照幽隱於是粉黃金為泥

寫

上賜

和之章飾以黃綾玉軸而以同詩附其後相

嘗後臣學臣又親見其事請記之左方傳諸悠久臣伏見
皇上聖神天縱形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非
積學者所可及然亦未嘗輕發其俯和侍臣之詩豈非樂育
菁莪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者歟詩不云乎肆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此之謂也相尚勗之哉相尚勗
之哉相字叔暘能古文辭善繼其家學者也是歲十有二月
八日具官宋濂稽首頓首謹記

水北山居記

古之君子其居朝市也雖繁華之膠葛恬然視之而却有山
林之遐思焉今之君子其在山林雖清曠有餘徃徃嗤鄙為
不足而數興朝市之外慕唯恐失之豈人之彛性或固然歟
抑習俗相仍之久而弗克變歟有能特立而不為所移者殆

所謂益盜中之古壘洗也湖府經歷葉君伯收世居永嘉城中永嘉為海右名郡南引七閩東連二浙宦車士轍之所憇止蕃舶夷琛之所填委氣勢薰醞聲光淪浹人生其間孰不聞雞而興奔走於塵土冥茫中以求遂其尺寸之欲伯故則不然結廬蜃江之北茅檐竹扉僅蔽風日名之曰水北山居間與二三友携酒壺出由白鹿城登華蓋名山持盃浩歌聲振林木或權短舫具笥箬垂綸於江水中或呼小奚奴相隨行吟夢艸堂上詩句不逼古人不欲休當其適意時乾坤空闊竟不知榮辱之代遷而寒暑之往來也人皆曰賢哉吾伯取高情逸韻皦皦霞外迹雖朝市而心實山林其近於古之君子哉然予竊有疑焉使伯皎為布衣時假此以洗心滌慮庶幾可也今佐大府為元僚任七品之職徭四民之望亦云重矣而猶不忘乎山居無乃不可乎試以伯皎之意達之官書叢脞不暇爬梳戴星出入猶以為不足其能索句於宋寶

之濱乎上承乎府公下轄乎掾曹不敢抗之以為高不欲抑之以為卑慮宜詳矣其能釣滄波而出白魚乎民情真偽而莫之辨官事鞅掌而莫之集凝思入乎芒杪精析極乎毫厘其又能漱醪看山而流連光景乎是三者伯叟今咸無之而猶道之不置者將馮夢以見之邪或志之以示不能忘也我知之矣士君子不以出處二其心故賤貧不能攝貴富不能驕始終一節卓為名臣伯叟之賢所可稱道者蓋如是而已其視朝得簪笏暮厭雲泉者賢不肖果何如哉雖然予猶有一說為伯叟告焉當

大明麗天萬物畢照名一藝者必收占一才者必庸有如伯叟之學之美誰不羨之其有不登於樞要者乎伯叟宜悉屏江湖之念而益存魏闕之思俟它日功成名遂歸老於水北山居岸巾而坐與三二友追叙平生舊游烹鮮酣觴從容而賦詩尚未晚也贊禮郎張生子翊嘗從予游力與伯叟求記

其事故相與一言之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觀人之法當察諸心不可泥其跡仕不仕有弗暇論苟其心在朝廷雖居韋布操觚染翰足以鋪張鴻偉上裨至化脫或志不在斯雖縮銅章佩墨綬朝受牒訴暮閱獄案政績藐然無稱古昔君子蓋獨竊慎之予於徐君大年之歸不能無所感大年生淳安萬山中載籍蕪該而辭藻豐縟有聲於浙河東西當

皇上龍興招延儒雅大年驩然被山人服趨 螽蟴之下同脩前代史史成會有 詔集諸儒議禮大年復與其事廷議將命官大年以宿疾辭去年秋中書奉 旨纂脩日曆朝紳各薦所知予以大年知本末義例可以觀會通而無首尾衡 史之患疏其名以聞使使者持書下郡國大年即驩然應 命詣 闕入館之後俛首採刺唯恐一事有遺記注者闕畧

悉補足為完文日曆成廷議又將錫之官大年固辭如初嗚呼使大年初受命為一縣令長不過簿書期會爾招徠撫綏爾又其大者教化行百里爾一旦白身召入史館大書特書使

聖天子宏模駿烈烜赫萬古與天無極此其功與試宰者孰重孰輕雖不仕猶仕也藉令自茲終老山林可謂無負於國亦可謂無負於學世之好議論者見其辭祿而歸搖唇鼓喙詡上相夸獎不曰潔身而自高則曰獨善以固窮夫士遭不願治之世披腹呈琅玕無有辜自呪之者故不得已引退今當堯舜在上夔龍滿朝之時以此疑大年者謂之誣士不孝則已學則必期世用有如大賈行廢舉術實貨填溢市區乃振鐸號諸人曰我不售我不售萬上無有此理以此窺大年者謂之矯上與誣要皆非知其心者雖然在昔宋室盛時布衣入史館者僅六七人皆兩制八座所薦引其任甚不輕大

年雖不受祿寵靈所被溥博汪洋有加往昔大年將有何以
自效且春秋猶未高沈痾容有卻藥之時行當杖策造朝門
盡展所蘊以驚動世俗使向之疑有窺者瞠目不敢吐氣一
辭則出處兩無憾不然長往山林而弗思返日與猿鶴為友
餐霞雲而漱泉石高固高矣如不仕無義何洪武七年春正
月一日金華宋濂引

劉府君碣

烏傷劉君大音字韶父凝貌寡辭撫世一以誠人至於不忍
欺當四逖合座囂聲撼屋居處其間默如也或出一言輒中
肯綮而萬理皆解且才識夙絕人多嗜腴田設巧弄期必獲
焉君曾不舉自眈之世咸以病君君曰吾將利吾胤耳子柰
何欲陷之邪未幾多田夫吾賦歛繁荷械走冰雪中咤曰劉
君其智人也哉歲侵盜夜半入君舍攫金以去君揣知其人
帥子姓蹤跡于野遙見一家燈熠上紅君曰此是已隔虎落

偵之盜方轟飲昧爽縛送于官盜爲哀止即欲盜辭吉相戒
曰劉家翁在何地容吾屬乎族人瀕死子方乳以業券泣授
君曰非君仁厚不足以保此有子與無子同願爲盡心焉君
歲券篋衍候子長名而觴之枚數以還祖揆弗逮事父訓復
蚤世君每思之必潸然飲泣奉母李夫人唯懼有拂其志君
之弟晉維於別宗夫人愛之甚泉若布君縱其欲弗敢靳其
焚券周急極難嫁娶又不一而是嗚呼非古之所謂吉士者
邪君之傳裔有家牒中奉大夫公亮五世祖也家嘗顯矣君
雖不登仕版其行無慊者娶余生誠剛魯道四男子及女二
賈叔文宋慎其婿也卒以洪武辛亥十二月三日塋以癸丑
十二月某日壽七十三墓在瀟溪黃垣之原從先兆也剛既
從子學經有文聲而君女又歸于冢孫義當銘銘曰
玉孕于山其木華滋淵產靈珠水則有輝鄉有吉士俗醇而
熙一旦死矣吁其悲

題韓幹馬臨本

余頗獲觀東觀所藏圖畫中有長安韓幹花驄圖真跡其塵
碎已甚四足自腕以下皆缺猶行水中然神采煥發如生似
欲振鬣而長鳴者予意陳閱方能與之比肩而孔榮輩要不
足窺其鬚鬣也今觀此卷之筆法與之絕類而純素幸完豈
不尤爲珍玩也邪

題郭熙陰崖密雪圖

河陽郭熙以善畫山水寒林名蓋得營丘李咸熙筆法其所
作陰崖密雪圖大陰憲霽而皓素淋漓使人玩之肌膚粟粟
然起粟矣或者強指爲楊士賢相類者殆未見其衝氣機也

題趙大年鶴鹿圖

趙令穰與其弟令松以宋宗室子精於文史而旁通藝事所
以皆無塵俗之韵今觀令穰所畫鶴鹿圖叢竹幽汀長林豐
草其思致宛如生成余隱居仙華山中時與麋鹿爲友每坐

白雲磴上教鶴起舞故得其情性爲真開卷視之使人恍然
自失

書鬪魚

予客建業見有畜波斯魚者俗訛爲師婆魚其大如指鬚鬣
具五采兩頤有小點如黛性矯悍善鬪人以二缶畜之折藕
葉覆水面飼以蚓若蠅魚吐泡葉畔知其勇可用乃貯水大
缶合之各揚鬚鬣相鼓視怒氣所乘體拳曲如弓鱗甲變黑
久之忽作秋隼擊水平然鳴濺珠上人未連數合復分當合
如矢激絃絕不可遏已而相糾纏盤旋弗解其一或負勝者
奮威逐之負者懼自擲缶外視其身純白云予聞有血氣者
必有爭心然則斯魚者其亦有爭心否歟抑真頑不靈而至
於是歟哀哉然予所哀者豈獨魚也歟

題趙魏公書大洞真經

此卷乃趙魏公六十三歲所書至精至妙非言辭養羨可盡

蓋公之字法凡屢變初臨思陵後取則鍾繇及羲獻末復留意李北海此正所謂學羲獻者也舊嘗獲見周侍御家侍御既坐敗窠竊意必歸天上不知復流落人間今得披玩累日抑何幸哉殷自周彝可得而此卷不可得博雅君子尚思謹秘而傳焉

題龍眠居士畫馬

李公麟畫如雲行水流固當爲宋代第一其所畫馬君子謂喻於韓幹者亦至論也丁晞韓趙景升雖極力學之僅僅得其形似而其天機流動者則無有也觀此卷足以見之矣

題周文矩畫狄梁公諫武后圖

右狄文惠公諫天后圖相傳爲長安周景元作以筆法重輕較之蓋建業周文矩爾非景元也予於秘府多見二子真跡故敢鑒定若此未知賞識之家以爲何如也若夫狄公拳拳有唐之忠史書之天下士大夫皆能道之予尚何言哉

題徐浩書

徐李海之書本於其父嶠之所謂四十一幅屏者諸體皆備而草書尤工余頗獲見之至於騰躍奮迅誠怒視之抉石渴驥之奔泉也世徒見其變化不測如此非可以力致珠不知其一出於真今觀此帖蓋可見矣近代趙魏公筆法多效之誠可寶玩也

題張旭真跡

唐人之書藏於秘閣者頗多唯顏張真蹟甚鮮今觀所書酒德頌出幽入明殆類鬼神雷電不可測度其真所謂草聖者邪

題松雪翁觀音經後

右趙魏公中年所書雖若散緩而神趣油然充足必索於騾黃牝牡之外者方能知之凡夫肉眼要不足以識此也

跋德禪師舡居詩後

右舡居詩十章唯菴然禪師所賦蓋禪師嗣法千巖長公千巖則普應國師之弟子也普應證道之後因欲避世多好舡中居至大已酉泊儀真辛亥泊吳江延祐丙辰泊南潯故味舡居者頗多而廣錄中所載者僅一二耳今唯菴亦有斯味其殆有所本歟然舡非水則不可行水非舡則不可居必二者相資而後成也無相居士則不謂然我非舡何處不可行豈特水哉我非水何處不可居豈特舡哉是將有不假迹而見不依形而存者矣唯庵以為何如唯庵之詩托物為喻無非發明宗門心要有益學者予故惟其祖孫相承之故喜而為之書翰林學士金華宋濂題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

鑾坡集卷第十即翰苑後集

皇明寶訓序

皇帝繼天出治御大歷服七緯順度九圍救寧爰自 龍飛

之初以迄今茲金匱之藏歲益月增乃徇翰林詞臣之請纂

脩日曆以成 昭代之大典粵洪武癸丑之秋八月甲午帝

御東黃閣召臣詹同臣樂韶鳳臣宋濂俾選海內文學之士

開局西華門內相與編摩成書而命臣同臣濂為之摠裁九

月壬寅臣等既蒞事發所藏而繙閱之仰窺神機睿斷遠猶

告辰足以明徵定保嘉惠邦家者充牣乎其間臣等因相與

言曰日曆之成藏諸天府人有欲見之有不可得者蓋如太

宗貞觀政要之書編集以傳詢謀既同於是輯成四十類自

敬天至制蠻夷釐為五卷摠四萬五千五百餘言皆從記注

之真不敢以已意輕為損益云臣等竊聞之自古開基創業

之君其設心也弘其慮事也周一言一動皆可為天下後世

法治忽所繫甚為不輕所以大舜有勅天之誠武王有衣鑑之銘垂示于後炳若丹青歷代實之用為大訓蓋慎之至也肆惟

皇上恭膺天命經營四方康濟兆民惟日不足故凡戒飭臣工訓誓將士出經入史疊疊弗勑必欲使其心領神會而後已嗚呼日月之無私也容光其必照焉雨露之無私也百物無不潤焉

皇上法天而行履燾無際恒恐一夫不被其澤故精神之所會訂謨之所定誠與虞夏商周之文相為表裏非太宗所能企及此無他 聖學緝熙內外一本於誠而太宗則飾之以詐術故也真觀政要尚傳之於今則夫 寶訓一書垂法於千萬世蓋無疑者非惟 繼體守文之主所當朝夕誦詠以知創業之艱難而三事暨大夫誠能佩而行之亦可以盡安上治民之責矣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樂韶鳳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等上

進

大明律表

特進榮祿大夫中書右丞相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偽日滋彊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為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其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其沙礫而後食可食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為治矣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

又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漢魏律為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為宗歷代之律至于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

皇帝陛下受上天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孳孳弗怠其訓迪羣臣諄復數千言唯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于罪戾法司奏讞輒惻然弗自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粲中之沙礫禾黍中之狼莠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

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持勅刑部尚書臣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更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

西廡之壁

親御翰墨為之裁定由是仰見

陛

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

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

陛下聖慮淵

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合易書之旨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隊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春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一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云謹俯伏闕廷投進奉表以

聞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
洪武七年 月 日
具官臣等上表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有序

嗚呼士君子立志孰不欲建功名垂竹帛哉或不能達其時
時逢矣或剛正忤物坎壈至死卒無以達其志志弗達矣使
其名復寂寂無聞其鬼不靈則已脫稍有知未必不鬱悒於
九泉之下操觚任紀載之責者寧不為一動心邪此予於廬
陵羅君殊惻然也嗚呼君諱文節字仲正姓羅氏羅為江西
右族唐肅宗時自洪都遷廬陵之秀川入宋以來家談仁義
而人悅書詩以通經上南宮對大廷者幾無虛歲朱紫相承
照耀州里起館郡章者四人而邑之令佐尤夥焉曾祖時誠
祖宗權鄉貢進士父履泰字以通為元之鉅儒著書滿家春
秋禮記周禮三經皆為之集解復衍河洛圖書之義列圖三
十多前脩所未發出其餘力補正戰國策舛誤數百條且為
年表以次其先後行丞相府聞其名署東湖書院山長蓋世
號通齋先生者也君始能言其父抱就書室抽一卷授之祝

其疾讀君指挿架牙籤曰吾齒稍長雖盡通之未憊也其父
驚喜暨肄小學輒以氣雄諸生莫敢與其齒後從宦東湖賢
士大夫咸折輩行為忘年交問學日進水湧而山出撫州判
官燕君其辟為郡吏郡有獄疑不決守二爭以為問君歷階
而升摘其案語曰如此則為直如此則為枉儕類大慙出奇
計沮君會朝廷有詔造鹵簿器仗遣君至屬縣督其成君至
樂安憇縣廨中羣吏更謁互諫以為鬼物所馮不宜居君笑
曰惡有是乃酣飲而寢夜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丈夫長而
青立與檐齊君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黎明
視之並廨有豫章穹隆而敷腴縣人祀以為神君曰其怪在
爾矣歷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未幾豫章枯死怪遂息郡有織
錦工嘗籍于官竟遁入武昌出入辨章溫公門溫勢燄熏灼
莫敢誰何復嗾君捕之縣知之不敢受君牒君直訴辨章辦
章曰爾胡不求之府公乎君如言而往府公握手相戒亦不

復出一語君怒奔走辦章門辦章厲色斥之曰業已屬爾矣
復來何邪君曰工合應官繇府若縣謂其為社鼠城狐不能
詰區區小人固不知何所指明公乃方獄大臣不助半指之
力如廢王法何辦章語塞即下令捕與之衆益譁曰是尚不
畏溫辦章其有我輩乎謀出之益急君懼禍及累糧馳燕都
燕都貴人亦忌君峭直高門縣簿無可投足者遂入成均為
弟子員一日方挾冊諷詠有相者謂君曰君兩顴入鬢當遂
徼建功無以久淹為也君遂用國子助教姚公登孫之薦上
於集賢集賢移文雲南行中書署君昆明州學正秩滿陞授
孟傑府君列蠻夷子弟曉之以君臣父子之懿辭氣激烈聽
者僭然轉晉定府知事廉行彌厲大理金齒宣慰司辟為令
史豪酋侵人疆畝持黃金數鎰為君壽乞君勿右愬者君麾
之去酋怒曰君賽天赤邪乃不納吾金也賽天赤鎮雲南之
名相云君卒奪田歸愬者乾崖酒里當賦金使者至蠻人納

賂往往過所賦之數而金又不可免君至憫其愚反覆開導之蠻人鼓舞于庭曰微使者之廉孰能恤我至是亟輸金而還俄入掾雲南行中書雲南驛騎皆官中給直官吏乾沒之以市馬責土酋君曰為天子牧元元者顧若是邪痛懲其弊朝廷以雲南在萬里外下吏部準循舊比行銓選之法使者至選君承其事君知積弊未去且曰王者無外敢不靈承上命以正其法乎獻五策於使者吏受民賊者官不稱職者廬蔽不會者月日不登者居制未終者皆不調使者大悅悉從之倖門遂塞滇池有神蛇能興雲雨會大旱民屢走池上若無聞者君為檄責之片雲歛然興雨因雪足南詔海中積葑成淤而浮游水上夷獠耕稼之號曰葑田田如不繫舟西東無定人交相為盜君命紀字為號疏其步畷及四畔所屆上于官官為給券使者所馮復植木棧海岸嚴其畛域不相淆亂或海潮漂蕩有藉以為奸者俾出券環證之竟歸其田夷獠

指示子姓曰此羅掾所賜也否則人盜之久矣監察御史至
每召君于庭事難定者必待君言而後決雲南王亦熟君行
命陞為提控掾史提控掌六房之政人多畏縮不前君益淬
瀝弗少怠適中朝大臣喜意以失宰相意出參省事銳意更
張庶事悉心任君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名聲翕然動蠻夷
中先是蠻夷有鐵甲郎者負固不服至是謹曰天子遣賢輔
臣至矣柰何不降帥未附者皆來歸君之功為多鎮戍萬夫
長伯胡行事多不法憲府繩之急伯胡擁兵以叛累歲不能
討曲靖宣慰使鬼宗亦蠻酋也助兵一萬夾攻之伯胡就縛
莫府上功權鬼宗參知政事將上省臣上下莫不與之君力
爭曰雲南親王臨蒞之地辨章而下多八座大臣何得有蠻
酋位邪苟錄其功使以參政之名自鎮其土足矣不然國體
其謂何空一府咸曰微羅掾幾失之矣鬼宗懼托君鄉人囊
金以獻君怒曰腕可斷案不可署鬼宗恚而止君疾惡如仇

讎聞部使者德住貪暴賦虎神詩以為風德住樹之賂西行
臺御史以專權自恣劾君君走憩中臺遂擊德住去之夷人
大快君以常調除承事即同知彌勒州事政成謁選吏部遇
鄉友羅王於逆旅乃勸君曰君以剛毅取嫉于人致齟齬一
世秋髮已續紛被肩何不謝事以佚老乎君慨然曰子言誠
是也乃上乞骸骨之請以文林郎同知重慶府瀘州事致仕
年僅六十三耳居數年中原道澁乃犯鯨波之險由海道至
閩中而江西兵燹方亟遂不可還以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
壬戌終于福州之民舍君未終謂其友曰此正吾死所也夫
何憾時閩猶奉元正朔云其壽八十洪武五年冬君之喪始
還明年某月日始柩葬先兆龜山之原君長身而瘠曾襟磊
落如青人白日喜面折人過雖王公貴人無所避故有過者
常畏君知亦有幸其知以自改者民事有屈而不伸君庶得
其實忿忿見乎色必以告司法吏因得白者甚衆知識尤絕

人每言某地當有兵變時承平人競指笑之其後果然始服其先見生平急患難重倫義族叔繼賢父居燕頗饒於賞與妻柳皆老而無胤嗣乃迎羣從子觀遠為後觀遠至甫七日而繼賢夫婦死其服役者羅參出而呼曰我嘗為子矣觀遠何人乃欲與吾事邪觀遠弱喑不能對君亟告公府遂卒盡囊括其賞授觀遠且具舟車使扶二喪還江南不特此也凡遭疾疫貧窶及死喪無依流離不能歸者君必捐金倡義士周之初不知其為何如人也君娶劉氏子男二人長大紀有文學而剛介酷肖君次次炳贈番禺縣主簿初次炳為奏差廣東宣慰府宣慰使釋迦班掌招峒丁三千即遣征連州峒丁怒至清遠將為變眾憚弗敢往次炳請前峒丁彎弓相向次炳給之曰宣慰命我來賞汝彎弓何為也峒丁退與清遠令飲繒帛散之乃率以往至連為寇所敗次炳被擒備極慘酷竟不屈而死致有今贈女二人長適郭滋蘭先卒次復為

其繼室孫男一人做曾孫男一人某君塋後二年大紀汲汲
圖君於不朽以國史編脩趙君壘所為狀請謚墓門之銘嗚
呼予昔摠脩元史每求剛正之士在下位而不伸者載焉蓋
以謂雖不能拔之於當時聊使其暴白於後世庶幾死者無
憾而生者不媿惜乎有司不上君之事也於是徇大紀之請
執筆而具書之百世之下必有因子文而知君者雖然予何
人哉文之傳不傳固不可必也所可恃者世人豔君之行頗
多多必則倣之則倣之必相與謹視之文其有不傳者乎信
有人如君終至湮沒無聞則夫天理人心皦如出日者果為
何說也嗚呼銘曰堪輿之間正氣烈烈在人為剛在物為鐵
鐵尚可鎔剛則弗屈挺然常伸欲不可涅其惟君之生能以
志雄遵養以時日擴以充百壬所忌吾惟正從譬彼川流萬
折必東其古惟正人妖不敢干亢亢豫章變為枯管誰鎮大
藩乃復蔽奸我往折之聞者膽寒其夷人何知推結卉服宣

厥彛經不變其俗爾金我辭我直爾曲凡施惠利惟日不足
騏威靈既震叛民未歸鉞甲仇仇棄戈而嬉有聲泚泚有澤
輝輝有知即為不識位卑棋繡衣孔揚其貪若狼我斧我斨
莫不加其兀形之聲歌庶懲而覆覆謂我狂訾我以涼棋持
此而行何適不艱坎墮其躬恬夷其顏胡不爾庸以豕為冠
鷹隼一出狐鼠盡踰其賢否易位曷以為政君亦何傷人為
嗟咏禾黍離矣涼颺棘矣吉士亡矣何嗟及矣棋

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

能仁氏之教流入中夏愈傳愈熾於是諸師各有所建立譬
如一燈分為十燈燈之用雖殊而光明則一也天台四教法
性觀行之宗自南嶽以來開空假中三觀丕闡三千性相百
界千如之妙一念之間具足無減其說尊勝宏特縱歷百千
萬劫泚泚乎皦皦乎不可尚已某竊怪方袍之士幸得與聞
其教多視為空言卒局於小智之域良可悲也其真見實踐

有若文明海慧法師者某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法師諱善繼字絕宗族婁氏越之諸暨人考某妣王氏富有姪夢神人授白美蘗法師乃生始能言見毋舉佛號合爪隨聲和之年稍長李父客授山陰靈秘寺從治春秋經稍竊窺三藏諸書喟然嘆曰春秋固佳乃世間法欲求出世間非釋氏將疇依此身不實有如芭蕉穹官峻嶽綴因書而致寧得幾何時邪大德乙巳投其寺僧思恭祝髮明年受具戒從西天竺大山恢公習天台教觀大山甚器重之每言數百人中唯繼上人爾暨大山遷雲間延慶法師復往南天竺從湛堂澄公湛堂器之如大山間問之曰入不二門屬何觀法法師曰三種觀法屬對三部此文既與止觀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湛堂又問諸經之體為迷為悟法師曰體非迷悟迷悟由人顧所詮經之旨何如耳湛堂喜溢顏色曰法輪之轉他日將有望於斯子乎宗周文公時住集慶寺監法師之學延主賓朋尋碩

其職事湛堂復速法師還俾居第一座南天竺素樞教海法
師提唱宗乘有聲絕出於四方會湛堂廷上竺而王岡潤公
來補其處仍留法師居其職學徒四集無不涵腴飲醇充足
而後去天曆己巳法師出世主良渚大雄教寺日講金光明
經感法智見夢謂之曰爾所談經與吾若合符節惟乎所踐
猶未達其言耳法師遂益篤精進之行至正壬午浙省平章
高公納璘兼領行宣政院移住天竺薦福教寺某甲子左丞
相朶兒只公繼領院事陞主天台能仁教寺法師凡三主伽
藍執經輪下者多豪俊之士宏闡法華妙玄文句朝講暮解
五章四釋奧義昭晰且策勵之曰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即法
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即法華三昧之正体須解行並馳
正助兼運則圓位可登而不負吾祖命宗之意矣蓋法師快
剔經髓敷繹祖訓如山川出雲頃刻變化而雨澤滂然四施
若諸草木纖洪短長無不露丐識者咸謂慈雲神照之再世

云辛卯之春俄謝事超然獨往時薤落師與湛堂歸寂已久
法師既於靈秘葺舊廬以奉祠事又往居南山明靜院洒掃
湛堂之塔其報本之念尤惓惓也魯未幾何兵難荐作其高
弟是乘請法師東還華徑池深木寒法師驩然就之且以無
常迅速嚴備淨業繫念佛名晝夜不輟一夕集衆而言曰佛
祖弘化貴乎時節因緣緣與時違化焉托乎吾將歸矣遂
索筆書偈端坐而逝時丁酉歲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七十
有二僧臘六十又三火化牙齒及舌根弗壞舍利累累然滿
地其徒以某月日斂骨塔于靈秘之西坡所度弟子三十二
人嗣其法者則靈壽懷古延慶自朋崇壽是乘廣福大彰雷
峯淨昱演福如玳報忠嗣璉車溪仁讓香積墨冑也法師氣
局衍裕行履淳固山家諸書無不精徹而大江東南恒推為
教中之宗講演妙法華金光明諸部經凡若干會主備法華
淨土懺凡若干期所感靈異不一而足是乘嘗請著書以淑

後人法師曰吾宗本離言說不得已而有言為彰授受也是
故意以至章安結集之後不過代相緘掖而已其間或有斥
邪衛正者亦豈好辨哉今大經大法祭如日星之懸汝輩宜
備習不暇奚俟予言聞者咸服其一時士大夫若趙文敏公
孟頫黃文獻公潛周內翰仁榮李著作孝光張鍊師天雨皆
結法師為方外交時相唱和於風月宋寥之鄉晚與黃張二
公欲結樓煩淨社未果而法師歿當沒之日叢林中皆相哀
慕曰吾宗法幢仆矣後十七年演福件繫法師梵行微瀦為
塔上之銘瀦嘗游文獻公之門聞公談法師之德之盛以為
無讓古人恨不得映白月而濯冷風今法師不可見矣幸其
嘉猷茂行猶得聞其梗槩此無他遺光之所照者尚有人言
之後三十年則言之者鮮矣又後三十年則誰復知之者此
金石之勒不可不致謹也因從衍福之請歷叙而鋪張之千
載之下有來讀斯文者儼然如見法師於定慧光中其有不

蹶然興起而惕然自厲者乎銘曰

姓具之正宗兮一念具三千三十即一念兮不後亦不先正
依及假名兮各含空假中攝歸於一妙兮互具而互融七祖
既善闡兮諸佛復靈承洞照六合內兮日月行大清慧命之
攸寄兮文明得其宗摠攝大化機兮正受究始終法輪左右
旋兮晝夜如環循隨其利鈍根兮導入不二門開權以顯實
兮懇懇為敷辭一多暨小大兮非即亦非離明暗色空相兮
事法皆杳然真勝在妙圖兮非可以言詮談辯析玄微兮人
天皆共聽幽通於至神兮現夢顯祥徵三坐大道場兮手執
青楊枝灑物了無迹兮物得豈其私結期脩靈懺兮瑞異駢
然臻吾法本無作兮有作即為塵商飆一朝興兮吹仆正法
幢清淨大海衆兮盡然為增傷繼述幸有子兮龍象方駿奔
建塔為西坡兮庶以表化源

贈雲林道士鄧君序

臨川有山曰雲林列三十六峯延亘五十餘里其降勢秀峻
壓閩嶠而凌麻姑拱華相而望龍虎靈氣參會非樂道者莫
能居之在唐之初有鄧師郊自鄱陽來采藥山中築瑞雲觀
以為鍊大丹之所既沒且瘞忽從羅浮寄書還啓棺而視之
唯劍履存其後裔多出羽人若仲脩君亦其諸孫也仲脩生
有出塵之趣遂入上清宮為道士探規中天根之冗及抽添
沐浴之候遵而行之用志不分忽遇異人仙巖之上出青囊
靈書增益其所未能太乙真人知其然又授以清淨無為之
說使合諸至道仲脩欣然言曰吾本粗云立矣當思有以利
於物乎乃習召雷役鬼神之術晝夜存心若與明靈居歲丙
申錢浦大旱土毛盡焦縣大夫徧走郡望日愈赤如火仲脩
杖劍登八卦壇叩齒集神飛符空濛中雲膚寸而起頃刻霖
霖幾不辯色迅雷一聲起壇東大雨如瀉自時厥後六七年
間東浙則蘭溪西浙則嚴陵江東則貴溪或值亢陽越部風

紀之賢摠戎鎮戍之將州邑長貳之官無不致辭仲脩仲脩
出而應之其致雨咸如錢浦時人竒仲脩謂有弭災之功云
洪武四年秋八月

上召嗣天師冲虛真人至京仲脩實輔行九月晦入觀

賜食禁中既而辭還山五年三月復詔中書徵有道之士

六人而仲脩與焉未幾遂選仲脩專祝祠之事留居朝天宮

會天不雨京尹請仲脩禱之仲脩入室凝神而坐雷雨又隨

至上悅出尚方白金以賜焉嗚呼天地之間不過陰

陽二氣而已有能知其化機而轉移之則雨暘可得而求矣

昔者董仲舒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

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當時未嘗不得其所欲此蓋

吾儒之事也奈何古學失傳童甫逢掖之徒棄而不講而道

家者流得以傲而行之亦可以一慨矣夫然而天地一太極

也吾心亦一太極也風霆雷雨皆心中所以具苟有人焉不

參私偽用符天道則其應感之速捷於桴鼓矣由是可見一
心之至靈上下無間而人特自昧之爾仲脩游方之外得諸
師秘文行之之久備備然不為物役其能感鬼神禦災難也
宜哉所以昭被 寵渥道光前人而今聞長世也且不忘其
本以雲林自號不芒尊師繪三十六峯圖遺之予因為叙文
繫於圖後蓋圖以昭其先而序以著其行云

慶州福林院白雲禪師度公塔銘

師諱智度號白雲因以為字處之麗水人族吳氏年十五慨
然有出塵之趣欲就浮屠學其父德大與母葉氏咸鍾愛師
峻辭拒斥之師不火食者累日若將滅性者父母知志不可
奪使歸禪智寺空中假公薙髮受具戒即寺側楞伽庵深習
禪定每趺坐達旦不寐如是者四三春秋已而歎曰六合之
大如此類然滯一室可乎遂出游七閩徧歷諸山無有契其
意者復還郡之白雲山因澄禪師道場遺址築福林院以為

憇息之所日取楞嚴圓覺二經鈔誦而熟讀之不假師授章
旨自通已而復歎曰拘泥文字中如油入麵了無出期德山
所謂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者信不誣也盍去之乎又
出遊浙河之西見靈石芝公於淨慈未幾又上天目山參斷
崖義公談鋒銛利人莫之敢櫻時無見睹公說法天台華頂
峯大振圓悟之道師復踰濤江往拜之問曰西來密意未審
何如無見曰待娑羅峯點頭却與汝言師以手搖曳欲荅無
見遽喝師曰娑羅峯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
無見曰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師曰此非殘羹剩飯而何無見
頷之服勤數載翩然將辭還無見囑之曰昔南嶽十五歲出
家受大鑒記莧後得馬祖授之以心法針芥相投豈在多言
邪勿掉三寸舌誑人須真正見解著於行履方為報佛之深
恩耳師佩服之弗敢忘師既有所證入儼然如白雲在天卷
舒無碍又走長沙見無方普公走雲居見小隱大公凡當機

問荅無異華頂時至正甲申縣令長徇緇素之請迎師旋福
林與毒種壘成山欽二公互相策勵如恐失之甲午復隱楞
伽菴壬寅王府參軍胡公深安安翼元帥王君佑復請至福
林甲辰御史中丞章公溢招致龍泉之普慈僧徒相從雲輪
川臻多至八百人檀施日集食飲無闕者乙巳移茅山丙午
遷武峯從者恒如初國朝吳元年丁未復隱禪智之岑棲洪
武己酉適建法會於蔣山有詔起天下名僧敷宣大法而師
與焉師初力辭戍將彊起之師曰心境雙忘隨緣去住復何
拘礙邪遂行暨師至而會事鮮嚴遂還杭抗人奉師居廂跑
度夏始入秋輒趨華頂明年春二月示微疾浩然有歸志四
衆堅留之師曰葉落歸根吾所願也遂回福林五日忽沐浴
易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大虛空中何必釘橛
遂擲筆而逝是歲三月一日也壽六十七臘五十二龕奉五
日顏色鮮潤闍維之夕送者千餘人火餘得五色舍利及齒

牙數珠等法第大賢上足仁詰奉骨以某年月日瘞于院西
若干步善女人唐淨德為建塔其上禪師靜謐寡言機用莫
測臨衆無切督之威嚴厲之色唯以實相示人所至之處人
皆傾慕如見古德或持香華供養或繪師像事之不可以數
計空中無見歿師皆為建塔求名公卿撰銘表之師度弟子
凡二十人平日隨機開導所作偈頌不容人錄故今無傳者
予聞信心為一切功德之母苟能信焉奚道之不造奚法之
不明自圓悟八傳至于無見究其所得所證何莫不由於此
也師自幼齡即能信吾佛之道決可脫離死生一息不少怠
所以卒能徹究心源而縱橫自在也世之知師者孰不曰無
見有子而方山有孫者乎誠可尚也予嘗接師護龍河上無
懈容無蔓辭有問則言無則終日澄坐而已因語二三子曰
其所謂信人也哉今弟子某奉道巖之狀求予為銘予頗知
師銘蓋不可不作也銘曰

華頂之峯有道所居隨時演法大音鏗如入其門者無非獅子我福林師聞風而起當機一喝兩耳為聾法體如如情識頓空歷觸諸師見者驚愕言出霆奔無螫不作振錫而歸我亦何心舉首睇之白雲在岑形雖遁歲文采日露學徒烝烝雲輸川赴解爾纏縛祛爾翳昏其心濯濯其容閤閤乘運而游或出或處葉落歸根古今一軌塵緣既盡翛然而化叶擲筆坐脫如人赴家世相有滅其性常在若謂師亡青山可改

東雒山房存有詩

東雒山房者上清羽客周君雒之隱居也雒字彥博嗜學而能文其先居伊雒之上故彥博以雒為名而又以東雒扁其居不忘乎本也蓋彥博之先南遷廣信者多歷年所矣雖然彥博學神仙之道者也他日披丹霞乘青鸞北升萑萑之巔而俯瞰舊鄉寧不重丁令威之所感乎金華宋濂為賦游仙之歌使書山房之素壁云歌曰

東維山人羽為衣腰懸寶劍光陸離超然乘天游蕩曠八極
隨颯馳俯視嵩高三十六一一秀出紫金翠羽之華芝中有
少室八百六十丈顛倒元氣涵晨霏氤氳綠毛仙濯足清泠
淵見人不肯折腰拜手擲綠黍散作天花旋天花旋舞連娟
玉女從東來頭戴雲翅足蹁躚試持秋帛擣寒石中夜靈響
婁緊如霜絃不知龍穴有石髓太乙月鼎將同煎勞生任飄
忽誰復相派連天雞一鳴天下白齊州九點凝青煙朝斟瀝
澗之靈泉夕漱伊洛之寒川雖知城郭尚依舊華表鶴唳應
千年大江東沐浴龍廟丹光掩月夜吞吐故鄉何處久不歸
人間一嘆成今古三素雲高弗可攀仰見羣仙出沒於其間
勿使明鏡凋朱顏顏我魁磊徒無由扣瓊關我不能鼻息吹
虹霓頓挫萬物歸新題我不能白間几坐惜居諸時翻枯竹
除白魚但得三寸舌赤如蓮花淨於雪高談忘珠經旦夕聲
不絕聲不絕造玄微芙蓉峯前金虎要人騎山人當相求飛

飛騰太微共持瑤華玉管凌雲吐

贈清源上人歸泉州觀省序

大雄氏躬操法印度彼迷情翊天彝之正理與儒道而並用
是故四十二章有最神之訓大報恩中有孝親之戒蓋形非
親不生性非形莫寄凡見性明心之士篤報本反始之誠外
此而求離道逾遠清源上人曩自蚤歲即豔空門繫落於鳳
皇之峯典葳於雙構之刹無微不探有顯皆窮繼出世於龍
華俄分座於天界宜了苦空之相庶盡有漏之因攀莪忽咏
陟屺成思瞻巖雲之易孤歎春暉之莫報癡鈍翁之寄像終
亦何心陳尊宿之編蒲願終其志於是儒門席上之珍法苑
同袍之彥察其誠慤各繫聲歌且徵題於首簡用摠發其中
情昔者柳州刺史授分濬師及覲省於淮南法鄣商之先攜
屬為文采烜著叢林顧子末學焉敢效顰然而見善不揚非
君子之操澆俗弗勵宣達賢之為有若上人歷抵大方期於

深詣其欲明心見性者歟雖嘗絕學不廢明倫其知反始報本者歟契經最神之訓如來孝親之戒其能服行而弗悖者歟魯典竺墳本一塗轍或者岐而二之失則甚矣自慚塞陸馳逐章逢知本迹之不殊思內外之兩盡嘉斯篤行脗合道謨聿增名教之重不昧原本之義表而出之以為世觀焉爾

閱江樓記

金陵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道同體雖一豫一游亦思為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實蟠繞其下 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名為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 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 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欄遙矚必悠然

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
嚴固必曰此朕沐風櫛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
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庭
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內之所及也
四夷之遠益思所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矣
膚駮足之煩農女有將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
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
足臣知斯樓之建 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
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弗華夫
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蔽燕趙之豔姬一
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為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
蛇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今
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
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 帝德如天蕩蕩難名與

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臣不敏奉 旨撰記故上推 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岷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懼褻也

劉真人傳

劉真人思敬吉之青原人少落魄不羈嗜酒好長年術及長游蜀中從靈寶陳君受丹砂訣行混元之法徧歷海內諸名山年垂五十始入龍虎山爲道士自號爲真空子尋出主毓和道院遂依訣鍊鉛汞爲丹砂得服之者疾良愈至元十八年世祖遣御史中丞崔或至江南搜訪異人遂以真人應詔召對延閣語頗稱旨上恒苦足疾真人進六甲飛椎丹上吞之瘳復召問曰卿壽幾何對曰踰七十矣曰卿顏何童邪對曰亡思亡慮勿撓其氣唯一唯純以守吾真油油與大化俱有不知春秋之高矣上悅賜葡萄酒飲之後每賜飲輒醉醉輒仆地而臥上亦不之責由是出入殿廷無禁上與群臣言

以真神仙稱之時有賜予弊不受居八年乞還山中上憐其老許之賜以銅簡錢笛及百衲袍之屬且曰此旌卿之素志也陛辭上方以金甌飲馬漣丞輟以賜之暨還結八卦庵於琵琶峯右神情超朗當月白夜姓時出坐磐石上持錢笛吹之依稀作鸞鳳鳴聞鑿浴丹池甌水一派入池冷然也二十八年八月日正中呼陳鍊師與之劇飲飲已曰我明日將死故今與子醉別爾明日叩門無應者力排而入真人已側臥而逝矣壽蓋八十又一所傳丹經十二方授弟子章希平等迄今行之至正間玄教宗師董公上其事制贈凝妙靈應真人云

史官曰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所謂傳道世世傳說往古之事也史傳之得名殆法于此豈細故之云哉夫事不可傳而傳之者非也可傳而不傳者亦非也要在精察之而已矣真人之歿李君存爲序其書方君從義又屬予作傳二君

精察皆勝於余必確然有徵因為著諸簡牘以俟他日修元史者

同虛山房記

臨川傅鍊師若霖謁予於鑿坡揖而言曰玄黃之間所貴者虛廓落無象空洞無偶火不能燬水不能濡玄精攸宅仙靈所都參之於身昭合無殊南乾北坤西坎東離其中軒然如懸黍珠一氣闔闢萬化發舒非跡所繫無形可拘真人游行精光燁如而虛之為義亦大矣哉走自得斯秘凝神於靜室間三田流壅而百靈為之翕集既而受洞玄之文傳太乙之書驅雲役雷以蘇旱暵布氣分神以禳除人災靈響頗著是皆虛之功用使然其或窒塞弗通則麤濁蕪穢亂之何以接溟滓而極高明乎近者乙巳之秋建山房東山故居遂以同虛扁之昭其義也先生以為何如玄真子輒然笑曰幾則幾矣然猶不至也二而未能一也離而未能合也有迹而未能

無間也夫同者異之對也同虛者謂其虛相似而不異也而非純虛者也純虛則合合則一一則無間無間則凝於道矣若霖曰夫所謂凝於道者何居曰至道無形契真于天後觀無後前觀無前不欲泊之聽其自全不欲張之懼其或愆賈乎窈冥凝乎太玄出其遺餘亦可延年瑤池之曲具茨之顛餘焚如芝飄如蛻蟬其視驅役禳除之法其尚何言哉然而事有大小道無精粗皆吾一神之所管攝欲升則升欲沉則沈皆隨其力之所加與其時之所屆及其成功則亦一而已矣若霖恬淡而好讀書皦皦霞外誠韵勝之士也屢隨嗣天師朝京師天師還龍虎山中若霖獨留侍祠於竹宮則其超詣者可知矣予故創為新說以記其山房至若莊周之論玄德有謂同乃虛虛乃大者不敢蹈襲而陳之也或曰同虛之義非是之謂也蓋大同而玄虛云